

古逸丛书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自秦州如同谷十二月一日紀行所作

別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

人有四種一八麗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百川日東流

古詩百川日東流何時復西歸

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

苦一作若

何時有終極

曹子建詩相思無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

國

贊公与房瑄遊行瑄既得罪贊亦被謫上国京師也時贊公賦在同谷也

還為世塵嬰

嬰累也贊公本脫俗

人今反為世塵所累也

頗帶憔悴色

屈原既放顏色憔悴

楊枝晨在手

言以楊柳枝洗

淨梵唄也涅槃經各於晨時日出時離常住處方用楊柳或以楊柳為齒木乃謬說也

豆子雨已熟

豆子種之

所以供粥雨或作兩兩熟言來同谷已經兩年矣

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頃叟變滅

安可

限南北

贊公自北上国來同谷是自北而南然其

異縣逢舊友

甫時為華州司功屬闕輔飢弃官之秦州自秦入同谷与贊公相遇也

初欣寫曾臆天長關塞

寒關塞指同谷歲暮飢凍逼一作天長關塞遠歲暮飢寒逼野風吹征衣

征衣乃行人之衣時甫又自同谷而入蜀因与贊公而執別而為此詩也陶淵明辭風飄飄而吹衣欲別向曛黑一作

作昏曛日入也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馬嘶思故樞一作馬嘶猶戀故歸

鳥盡歛翼歸鳥猶得斂翼况遊子不獲休息乎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

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人之聚散無常地亦興廢不一古來聚散之地纔經宿昔已荒為荆

棘矣蓋漢兩京之地昔與贊公或聚或散於此今經綠山之乱孟生荆棘况二人俱當衰年出處之迹可不勉乎吳越春秋離別詞曰行

行各努力

發秦州乾元元年甫貶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乾元二年甫弃官之秦州又自秦州適成州同谷縣凡

紀行詩十一首趙復云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交發同谷登劔門公在同谷亭次蓋不盈月

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李者宜常誦之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同谷在京之南不殘破故云樂

土詩適無衣思南州南火方也氣煖故思之也漢書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趙復云天水地寒田瘠

杜詩卷十七

於同谷而同谷絲麻多於秦塞故也地志同谷蜀北秦南蓋有地視同谷為西南州而多南也秦州記曰度併隴无蚕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謝靈運詩南州漢源十月交後漢志隴西郡氏道養水出亦炎德佳木陵寒山

出漢之養山寰宇記秦州清水縣蟻家山漢水出焉唐志成州本漢陽郡有同谷漢源縣鮑照登京峴詩孟冬十月交殺氣隱欲終天

氣如涼秋草木未黃落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况聞山水幽水一作東

栗亭名更嘉栗亭川在成川同谷縣魏正始中改為栗亭縣今成州栗亭館也下有良田

疇充腸多薯蕷薯蕷常怒切蕷羊茹切本草薯蕷充五臟輕身不飢一名山芋山海經景山北望少澤多薯蕷

崖蜜亦易求崖蜜乃高崖蜜乃高崖蜜乃高

子與音与薯蕷同郭璞云根似芋可食江

南人呼薯為儲語有輕重耳實一種也

蜂房之蜜也張華博物志遠方正郡幽僻處出蜜所著巉巖石壁非攀援所及本草石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又有木蜜懸木枝作之有土蜜於土室中作之出於晉安檀崖者多土蜜出於東陽者多木蜜出於潜懷安陽者多崖蜜陳藏器云此乃北方地燥多在土中南方地温

多在木中崖蜜別是一蜂如陶所說出南方崖石間生崖上蜂大如

或謂崖蜜乃櫻桃也余謂此說非是密竹復冬筴清池可方

舟漢志秦州大水郡顏師古曰秦州地記郡前湖雖傷旅寓遠傷

作庶遂平生遊漢源之地向南不其寒十月之交草木未落况又山水之幽可以寓居栗亭縣在郡東五十里

其田肥沃又可以耕其著積產蜜冬笋之類又可以充賜其清池又可泛舟雖客居遠鄉亦足以遂其樂也此邦俯要

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銷

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夫一作大惘然

難久留惘一作惘乃秦州衝要之地人事紛冗况甫平昔心性懶不能應接煩劇而登臨又无奇山佳水可銷憂兼是砂石

之田最為堯堉所收微薄又不可以養生是以難為久留而去之同谷也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

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古詩兩頭纖新月

生磊落蒼君茫雲霧浮庾信詩蒼君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

長悠悠言天地雖厚而吾道凋喪若无所容亦終於此而已矣

赤谷十道志在成州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李陵詩遊子暮何之豈但歲月暮重

來未有期蘇武詩相見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難一作難

亂石無改轍

不以亂石之故而改轍也

我車已載脂

詩我車既攻載脂載轄

山

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

按

理志秦州龍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三秦記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按集公有赤谷西嶠人家詩云躋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茲蓋上大隴山登九回之坂也時童稚善飢而村墟尚遠四望煙火无所追來而造飯也貧病轉零落一作飄零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

路永為高人嗤

嗤赤之切突也古詩但為後世嗤

鐵堂峽

鮑欽止云此篇雙聲疊韻體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

縹普沼切緲拜沼切縹緲衣裳飛揚貌

硤形藏

堂隍

謂山臺如堂隍峽藏于兩山之間也

壁色立積鐵

謂山峭如壁立其色黑若積鐵也

徑

摩穹蒼蒼蟠

徑之曲蟠而摩天以言其高也

石與厚地裂脩織無限竹

限

嵌空太始雪

嵌上銜切空或作孔太始雪謂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

威遲

哀壑底

威遲委曲貌字与倭遲同韓詩周道威遲般仲文詩哀壑可虛北

徒旅慘不悅

徒懷松 水寒長冰橫潘岳賦長 我馬骨正折詩我馬瘠矣

城窟行水 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

肝肺熱抵奔也孤矢不言盜賊與也自盜賊竊發以

鹽井漢書蜀多鹽井羅褒有鹽井賦公孫述傳蜀有魚

又濱以鹽池注巴東新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煮以爲

鹽博物志臨中有火井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

五斗鹽家煮之不過三二斗劉涓子注蜀郡臨中縣江

陽漢安縣皆有鹽井西充國縣有鹽井數所唐明皇時

成州長道有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資盧

榮梓遂闡普果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

錢八千五百八十八貫又唐志成州寶

應元年徙馬邑州于鹽井城置

鹵中草木白鹵說文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青者官鹽煙

官作既有程程限也陳琳飲馬長城窟煮鹽煙在川汲

井歲捐捐捐戶骨切用力貌字或從木非是莊子天地篇子貢

出車日連連言運載自公斗三百轉致斛

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六千官賣錢只三百可致一牛商賣轉販一石六千倍收其利君子慎止足君子足則知止也小

人苦喧闐愈貪也我何良歎嗟良乃良也物理固自然

固自一作亦固物有利則人爭取之此理之自然夫何歎嗟之

寒碇碇侯夾切地名也

行邁日悄悄邁遠行也悄悄憂也詩行邁靡靡又愛心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

轉絕岸雲門亦秦地名積阻霾天寒積阻言險畢聚于此爾雅釋天風行而雨為霾寒碇

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甫發秦州正當十月故云漢原十月文自秦至

此已十一月故又云况當仲冬交甫於詩皆以年月紀沂公增波

瀾沂逆流而上也公順流而下也增波瀾謂仲冬風急也野人尋煙語謂尋火煙乃得野人語則知路

少行人行子傍水餐言人煙疎闊也此生免荷父荷胡可切負也父庸朱切古今注戰

之遺象也謂命官在身得脫征役之籍也詩候人荷戈与及未敢辭路難甫雖行路之難猶愈於荷父之夫所

以不敢辭路難也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

謂避閔輔之饑而欲適同谷也按集發秦州詩云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是也

勉強

終勞苦

謂此行本出於不得已也

神傷山行深

謂經九回坡頗令人傷神也

愁破崖

寺古

謂望見法鏡寺可以駐足忽使人愁悶破除也

嬋娟碧鮮淨

鮮一作鮮謂竹也吳都賦擅樂嬋娟

玉潤碧鮮孟郊有三婢娟詩謂竹月人也

蕭瑟寒鐸聚

鐸子六切又所隔切蕭瑟即蕭瑟也盧子諒詩撼撼芳葉

零洄洄山根水

一作石

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

洩與同

言曉雲溶洩而蒙籠也

初日翳復吐朱堯死半光

烟古迥切光也

戶牖粲

可數

數所主切計也言雲日雖隱映而此寺粲然鮮明可以一二計也

拄策忘前期出蘿

已亭午

甫拄杖於此山不竟已亭午矣

冥冥子規叫

子規即杜宇也

前微徑不復取

甫雖欲少憇此寺奈聞子規聲起人思鄉里况徑陌微窅難以取就一遊於是前囑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

天下山淮南最多甫自秦適同谷是自北而之南也

罔戀

相經巨雲水氣參錯林迥破角來言兩山來時其兩傍如牛角而來也天

窄壁面削窄一作穿言峽中天地逼狹面前山峭如削壁然也磳西五里石磳與溪同五里乃石

名也縱無鬼篇若乘日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後漢季尤歌安得力士翻日車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日車即日御也為此石所礙側而過也莊子徐

載若石以其石之高也博物志地下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魑魅嘯有風魑也恐弱不能明秘切鬼屬

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昨

一作憶昨秦州記隴反九曲不知高幾里高秋視吳嶽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注吳岳也漢地理志吳岳在研縣

西唐隴州吳山縣西北四十五里吳山其頂有五峯後漢志右扶風有吳岳注郭璞曰別名吳山博物志吳山為西岳山在右扶風研縣

指堂圖成皇有閔鄭之武牢也東笑蓮花卑華山有蓮花峯見蓮峯望忽開注北知崆峒

薄崆峒山名見聊欲倚崆峒注超然侔壯觀觀古亂切相如封禪書斯天下之壯觀已謂

隱寥廓隱一作覈苗且植詩太谷何寥廓突兀猶赴人及茲歎冥冥歎一作欲

按集公於赤谷詩云險難方自茲蓋謂登隴坂之險遂遠眺吳岳之

山其勢皆雄峻雖蓮花峯崆峒山北之尤為卑小及此得覽五里石

五

超然特起可侔吳岳已謂險阻盡於是矣豈意突兀之勢隨人無尺使我嗟歎真莫之中始知天地寥廓壯觀非一而已

龍門鎮十道志龍門水在同谷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沮縣茹切如羊恕切沮洳溼也棧士諫切又士限切棧道編竹為

閣道謂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石門雲雪隘

石門謂石峙兩傍如門然蜀都賦沮以石門注云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古鎮峰巒集旌竿

暮慘澹言屯兵於此旗竿暮昏且其色慘澹也風水白刃澁澁色立切不滑也謂水為風張舟行險澁

如白刃胡馬屯成臯胡馬指安史之兵屯於成臯鞏洛之間也防虞此何及

成臯而官兵防備於此詩何嗟及矣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石龕苦舍切

熊罷咆我東咆蒲交切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各繫尔雅釋獸罷似能黃白文虎豹號我西

號胡刀切魏武帝苦寒行我後鬼長嘯我前猳又啼猳音捷善緣水猿狖之類或云猳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生天寒

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尾為目褥鞍坐氊之用

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此紀異也

虹陰氣也孟冬之月虹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伐竹者誰子竹一作木悲歌

上雲梯上一作抱為官采美箭美有竹箭焉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携充一作應伐竹者采竹箭以輸官供梁齊弓矢之用當時祿山

為范陽節度使齊山東之郡也屬於祿山梁劔南之州也窮於楊國忠國忠為劔南節度使二子為國不事窮兵四夷箭幹為之采尺百

姓舌之奈何漁陽騎颯颯驚承黎或作駭驚關西祿山所領皆漁陽突騎叛於天竺十

四載以討國忠為名颯颯如風之疾長驅來陷兩京天下駭駭也

積草嶺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謂草木陰翳也謝靈運會吟行連峯競千仞白日遮隱見遮待禮切更也

見形旬切視也言日颯颯林響交颯踈鳩切風貌慘慘石狀變山

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謂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明水縣屬四州唐志明

作鳴秦州又旅泊吾道窮窮一作衰衰年歲時倦衰老之年况當歲暮

之時是以倦於行役小居尚百里百里乃縣城也休駕投諸彦諸彦指縣官也邑

有佳主人情如已會回言眷愛之情如素相識矣來書語絕妙遠客

驚深眷遠客甫自稱荷諸彦眷顧之深令人揣分知驚也食蕨不願餘左思詠史詩飲河期滿腹

願餘貴足不願餘茅茨眼中見謂兵火之後觸目皆茅茨草創民未安居雖蕨為微物不忍棄其餘蓋艱難之際飢

民不得而食者矣

泥功山按寰宇記雷牛泥功玉仙三山皆在栗亭界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濫非一時濫乃擬切淖也又乃定切義同

版築勞人功昔傳說版築傳岩即此地蓋為水所傷旧四時常泥濫故以版夾其兩傍而築之也不畏

道途永途永一作哀永一作路永反將汨沒同反一作乃謂不怕道途之遠只恐反同版築之人同

汨沒於汨沒於泥淤也白馬為鐵驪白馬過山翻為黑色之驪玉篇驪馬深黑色小兒成老翁

小兒經此輕捷無所施亦成老翁之拙哀猿透却墜猿一作猿猿墜於此以不能攀援而哀死鹿

力所窮鹿窮於此以不能超越而死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寄語後來

者須是防護無為怨
濠而汨沒於泥淤也

鳳凰臺

山峻不至高頂按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
山乃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所謂鳳凰臺

上憶吹簫
者是也

亭亭鳳凰臺

亭亭高貌酈道元水經注蜀水南逕盤頭郡東
而南今鳳溪水水上乘蜀水於廣業郡南逕鳳

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門漢世
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

北對西康州

此謂之西康州而
廣東有康州者

所以別異南康也隋地理志何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
領同谷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大業

初廢唐地理志成州同谷郡武德元
年以同谷置西康州正觀元年廢

悠西伯指文王以言岐山也蓋公所依因事感發託興高遠意以漢
悠為不足錄耳文王七年受天命鳳鳴于岐嶽而只王道自文王既

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

沒鳳聲亦息而不聞是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進蓋鳳之為物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也故詩下文以思鳳有雛在上恐

其飢渴欲有以飲食之庶其為瑞於世也按周語周大夫內史過對
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鸞鳴于岐山注鸞鸞鳳之別名也春秋元命

苞曰鳳凰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後漢賈逵傳昔武王終
父之業鸞鸞在岐瑞應圖黃帝時鳳巢阿閣堯時鳳凰來儀周時鸞

驚鳴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

上頭上上時掌切登也下上音尚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古樂府隴西行鳳凰鳴啾

將九雛一母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

求切光也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莊子秋水篇南方有鳥其

實不食非體泉不飲玄英疏鸞鳳之屬亦言鳳王也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閣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所重王

者瑞重直用切尚書老靈曜曰明王之治鳳凰下之山海經丹定之

鳳王者之嘉瑞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敢辭

微命休高山無母雛乃鳳子也寓言王者為天地万物父母賢者

啾啾甫欲剖心以當竹實以心之流血以當醴泉慰此王者之嘉瑞

欄其雛而問之雖微軀不足恤也風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如賢者非有道之

祿不食也坐看綵翮長長如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

一作圖識春秋合識圖曰黃帝坐元苞洛水之上与大司馬容光等

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宋均注元苞石室名也又曰

堯坐中舟与太尉舜臨飛下十二樓漢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

觀鳳凰負圖以授堯飛下十二樓漢郊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

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河圖崑崙之城五城十二樓河水出

焉集仙錄西王母所居玉樓十二李白詩曰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

杜詩卷十七

城是也 **圖以奉至尊** 奉至尊作獻至尊天子也圖 **鳳以垂鴻猷** 猷

大道也鳳乘鴻猷所以表大道也山海經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賜文曰信帝王世紀鳳首文曰順德背文曰

信義膺文曰仁義 **冉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 倉頡

別外之辭也此乃孔子 **羣盜何淹留** 如是則四海清平羣盜復尚縱橫乎此甫所以

感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平之效也尔雅淹留久也

居同谷所作 同谷縣名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同谷圖經隋平仇地氏建康州

于同谷西康以别南康李薦師友論李太白遠離別蜀道難杜少陵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 杜甫字子美以客稱者謂寓居也甫自秦州來同谷寄居乃乾元之二年歲在庚子

同谷屬成州 **白頭亂髮垂兩耳** 乱一作短髮過耳言其短也 **歲拾橡栗隨**

狙公 橡似兩切橡實也狙千餘切猿屬食橡栗也按新唐書甫居同谷拾橡栗以自給豈非狙公之比乎後漢李膺拾橡

實以自資晉虞賈流離郭杜間轉入南山中絕糧拾橡栗而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愛狙而養之先誑之曰與君享朝二而暮四

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注
芎粟也莊子齊物篇狙公賦芎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陸德明音義狙公老猿也廣雅云狙獼猴也司馬云芎椽子也

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書或作主中原即中國也同谷係塞郡天寒日暮山谷

亂以來家信不通故云無書歸不得也手脚凍皴皮肉死皴七倫切皮折裂也嗚呼一歌

兮歌已哀已一作獨嗚如字荒胡切歎辭也夢弼攻之字書於

乎前王不忘而禮記大宰引詩則曰於戲前王不忘傷曰於乎小

子而史記齊燕廣陵王策皆曰於戲小子是於戲可以為於乎也

前漢載三王策文則變於戲為嗚呼至於王莽九錫文曰於戲豈

不休哉又於戲字顏師古注於戲讀曰嗚呼廣韻於字注云古作

於戲今作嗚呼是嗚呼可以為於戲也又後漢岑熙傳美矣岑君

於戲休茲注於戲歎美之辭見爾雅於音烏戲許宜切則是音義

亦皆可相通也悲風為我從天來天一作東甫自傷飢寒不得歸鄉

長鏡長鏡白木柄鏡鋤街切又士緘切廣韻吳人云犁鏡又

仕衫切即鏡也俗謂我生託子以為命按鏡以鐵為槩以木為

之地鏡又仕監切黃精無苗山雪盛黃精無苗言其飢也廣雅

死所係故云託黃精能銜草也本草黃精

子以為命也

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獨黃獨俗謂之士字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食江西謂之士矧余謂陶

說非是當以黃精為正按集有泉眼詩云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是也短衣數挽不掩脛衣不至脛言其

寒也甯戚叩牛角歌曰短布單衣不及帶此時與子空歸來空或作同非也是時同谷艱食甫荷錢而

採黃精以雪盛无苗可尋遂尔空歸也男呻女吟四壁靜如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中无所有男呻

女吟飢寒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閭一作隣

謂放声以歌閭里聞之為之惆悵况親戚故舊乎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各一方趙使詩史云公四弟曰賴曰觀曰豐曰占各在它那惟占從公入蜀公劔外

有占歸草堂曰父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而在荆門詩系云第三弟豐飄泊江左又有乘兩入行軍六弟宅詩後不同

各瘦何人彊謂兵馬之乱各為飢寒所困故也後漢趙孝弟礼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礼瘦不如孝肥

賊感其意各捨之生別展轉不相見樂府它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

路長胡塵謂祿山之乱也詩云道阻且長東飛駕鵝後鵝鵝駕占呀切鵝七由切鵝七明切

廣雅鳴鵝倉鳴鵝也方言自關而東謂之鳴鵝或謂之鵝鳴鵝音何又音加吳都賦鵝鶴鵝劉淵林注鵝如鷺而大長頸赤目其尾避

詩十七

水毒好啗蛇尔雅鶴麋鴝郭璞注今呼鶴鴝蓋鴝類也陶隱居本草
鴝鴝大於鴨似人家蒼鴝鴝乘乎輕捷之便而置弟之傍以相見也時甫弟

也安得送我置汝傍

按集甫有曲江詩云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又得舍弟消息詩

二云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逢則知祿山之亂各在遠方不得相聚故託言欲跨駕鴝鴝乘乎輕捷之便而置弟之傍以相見也時甫弟

在山東正祿山所反之地

嗚呼三歌兮歌二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按集甫有詩云風吹紫荆樹色与春庭暮花落碎故枝風回反无処蓋傷年老死去弟无処可以尋也亦与此句同左氏傳僖公三十二年

尔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

地理志濠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為鍾離子国楚地漢縣也按集甫有詩云近聞韋氏妹適

在漢鍾離蓋其夫已歿而夫之兄迎在鍾離也

良人早歿諸孤癡

釋名婦人稱夫曰良人癡謂驕駿也

長淮浪高蛟龍怒

時甫妹在淮南也

十年不見來何時

時一作渥

按集甫有詩云弟妹今何在是也

扁舟欲往箭滿眼

按資治通鑑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

元張嘉延據州作乱

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

為我啼清晝

閭里為之惆悵猶可也遠乃无知之物今為我啼蓋哀傷之至能使无知之物感動則其窮斯為極

矣按李氏宜都山川記峽中清猿登鳴甚清諸山谷傳其響冷冷不絕行者悲之或引西清詩話林猿古本作竹林乃鳥名也嘗有客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枯樹一作樹枝黃蒿古

城雲不開同谷乃古白馬之谷二漢屬武都郡唐天寶元年更名同谷其城皆生黃蒿故云古城白狐跳

梁黃狐立黃一作玄跳徒聊切躍也莊子逍遙游篇狸狌東西跳梁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山海經

武都之山黑水出馬有玄狐蓬尾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一作百憂集詩小雅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刺賢人不用甫負名世之材見遺中谷是以感時觸物中夜起坐傷歎不寐古詩云壯士中夜

心是也謝靈運詩朝昏千念集日夜乃感盈嗚呼五歌兮歌正長竟招不來歸

故鄉昔屈原不見用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為之作招魂辭竟兮來歸此云竟招不來歸故鄉是知甫身雖寓同谷而竟夢未嘗

忘故鄉也可謂思鄉之甚也

南有龍芳在山湫湫音秋龍潭也此篇因感龍湫而託言寓意焉古木龍從枝相

樛龍盧紅切從子紅切樛居蚘切木下曲也劉安招隱士篇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樛山氣龍從兮石崖峨峨洪慶善補

音龍力孔木葉黃落龍正蟄龍蟄喻天子失勢也月令季秋反從音摠

易龍蛇之蟄以求伸也蝮蛇東來水上游蝮方六切大蛇也蝮蛇東來於涇渭之上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紋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本草引張文仲云蝮蛇形乃不長頭扁白

尖人犯之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拔劍欲頭足貼著

祖斬白蛇以與赤帝之子故也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思相使切一作怨遲溪壑為

我迴春姿猿尚為有情之物乃若溪壑既非有知又非有情今為之迴春姿之妍變秋色之慘足見甫之悲傷龍蟄

而蛇遊時之乱甚矣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李少卿答蘇武書曰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亦夷中三年

飢走荒山道自丁酉至德二載至己亥乾元二年為一年矣餘見前長安卿相多少

年富貴應須致身早肅宗中與所用皆後生晚進之人勲舊如郭子儀尚見齟齬其它可知也山

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

曲仰視皇天白日速甫傷日月逝矣歲不我与所謂富貴不來年少是也趙叟云七歌其一惜身窮其二

杜詩卷十七

相家窮其西愴其弟妹其五古城寒雨四山多風中夜窮谷其六蝮蛇遊水上欲斬復休溪壑回春其七長安卿相恨未為阜高也

萬丈潭

同谷縣作成州同谷縣鳳凰潭一名方丈潭方丈弘澄兩山危立下湛寒碧

清溪含真漠

含舊作合按唐咸通十四載西康州刺史趙鶴刻公方丈潭詩曰清溪含真漠倒影垂巖巖出入巨

瓜礪何當暑天過今本馮訛當以趙本為證

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

方丈潭龍之所蟠集

有同谷歌曰南有龍兮在山嶽是也

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堦

跼渠六切曲也堦逆各切垠堦

潭邊也凌近潭邊使人不敢放步故為之跼踏然蓋言其險也西京賦靈囿之中前後无有垠堦淮南子出於无垠鄂之間許慎注垠鄂

端崖也或作鄂亦作鏹古字通用

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

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然根虛無

却立謂退則阻石而兩山壁立

相對如削成然而攢乎清虛也時甫寓同谷不盈月按鄭鴻嘗有詠公同谷茅茨曰工部棲遲後鄰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盃孟

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付空勤舊山隅鴻曰方丈潭在公宅西洪濤蒼石山徑岸壁如目見之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

方高立千仞其廣千里

倒影垂澹澹

澹澹作類並徒對切澹澹猶淡沓也集韻作醴音隊水帶沙往來貌謂山

臨水而山蘚影在水中也前漢郊祀志盜與輕卒登遐倒景如亭注
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孫綽天台賦序或倒景於重嶺是
也或謂澹黑如灣環底如黃作知陳清見光炯碎炯古通

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帷一作帳陸士衡詩密葉成翠

幄寒木壘旌旆壘一作疊康協終南行遠川曲通流謂仇

通也此相嵌竇潛洩瀨嵌口銜切洩私列切造幽無人境

天台賦卒踐无人之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遊斯最

閉藏脩鱗蟄趙便云是時深冬而龍蟄也出入巨石礙石一作瓜何當暑

天過一作何事炎天過淮南子時則訓南方曰炎天快意風雨會一作決意風雲會

裁於此亦以巨石障礙為恨譬君子潛藏動則窒礙於小人良由不
得其時苟得其時則風雲會斯可以快意矣應德璉詩欲因風雲會

濯翼凌高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杜詩卷十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劔南紀行所作

發同谷縣

乾元二年甫寓居同谷屬劔南又自同谷入蜀此詩以下皆公道紀行十道志同谷

漢下辨道正始中立廣業郡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

聖賢指孔墨也入於歷聘也突竈也孔也竈孔不至於黑言无暇炊爨也

席卧褥也卧褥不至於暖言无寢寐也文子曰墨子无黔突孔子无暖席淮南子修務訓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

况我飢

愚人

人一作夫馬能尚安宅

昔聖賢如孔墨猶不免栖人况我飢愚豈能安居而坐受其弊按唐書甫

居同谷兒女至有餓莩奚為不餬口於四方乎詩其究安宅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

作嘉甫始至同谷喜其地僻蓋以秦州要衝賴於應接按集公嘗有詩云地僻懶衣裳蓋謂此也

奈何迫物累

一歲四行役

甫奈何於口體之累一歲之中凡四行役予求之詩以昨秋出疎垣掾華州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

秦亭冬離秦州故集有詩云漢源十月交十月至成州城故詩云仲冬見虹蜺十二月發同谷登劔門是一歲四行役也

仲仲

去絕境

仲直中切心變貌如為物所衝也

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

龍潭

即同谷詩云南有龍芳在山嶽是也甫時將行停車於此有所禱也

迴首尚有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江文通詩樽酒送征人握手淚如霧

交情無舊深一作雖無舊深知一作金舊情深知甫謂與同谷縣官數子雖新相知傾蓋便如舊契也窮

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拙一作屈偶值棲道迹謂遇勝境即棲息初不問

久暫也郭璞詩山林隱道棲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翻林鳥尚得休憇而甫奔走无定

集送韋宙從事同公詩曰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又曰古来无人境今代橫戈矛豈當時恐為羌戎所迫耶

木皮嶺木皮嶺在夙州賈耽皇華四達記木皮嶺在栗亭東

首路栗亭西首讀去声謂命車向西行也顏延年北使詩首路踟險難按地理志栗亭在同谷郡東十五里尚

想鳳凰村在成都東南季冬推乃童稚童一作幼辛苦赴蜀門蜀門

南登木皮嶺險難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

之暄遠岫爭輔佐遠岫尚知輔佐此山之尊以譏安祿山不知君臣之義而叛也千巖自崩

奔

喻千官奔走以趨王事者也謝靈運詩

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

喻

山借稱帝號也後漢張昶華山碑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

仰干塞大明

干一作看塞悉側切大明謂日以喻

君道也仰塞大明言祿山自高天下犯國紀而蒙蔽於君也

俯入裂厚坤

言郡縣之地為再

聞虎豹鬪

謂山之深僻可畏也劉安招隱士虎豹鬪兮能罷咆

屢踏風水昏

謂水之險阻難

行高有廢閣道

謂棧道也

摧折如短轅

短一作斷

下有冬青林

冬青木名經冬不凋今所在有之

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

煥若靈芝

繁潤聚金碧氣

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

清無沙土痕

此

聯寓意玄宗在蜀而有靈芝之草金碧之氣薦瑞于此也

憶觀崑崙圖

備一作墟

目擊玄圃

存

崑崙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成都府因玄宗巡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盛言其風物而有取於崑崙玄圃也按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

出泉溫和无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惟南墜形訓懸圃閭風在崑崙閭闔之中

對此欲何適

默傷垂老竟

甫傷年老无所歸往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言陸路險阻可畏遂避之而泛江也莊子蓬生渡

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差初加切差池緩進貌杳窅入雲漢杳一作

言逐流而上水勢既高如入雲漢也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言渡之遠也我

馬向北嘶不忘故鄉也古詩云胡馬嘶北風山猿飲相喚言猿尚求侶甫與兄弟隔別反不若

之也元康地記猿与猴彌不共山宿臨且相呼水清石礧礧礧落猥切古詩水清石礧沙

白灘漫漫漫讀去声沈休文詩歸海水漫迥然洗愁辛迥一作修多病一踈

散高壁抵欽崙欽音鈇山音吟張衡思立賦慕歷陞陵之嶽崙住山貌洪濤越凌亂臨

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甫遭亂離故志於羈旅奔走具以有范傍澄清之志奈何時不見用亦止

於再三吟嗟傷不尋其志也

水會渡會一作回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水行瞬息千里不比山行程期有定是以中夜不得休息而奔程也

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動一作當洶若溟

渤寬篙師暗理楫篙如勞切刺船竹也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

滑風急手足寒急一作列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舟既畏

陸復陟万盤之回眺積水外回一作出外一作石始知眾星乾乾音燥

也初疑天与水相通及登巘回視積水之外乃知星乾不接於水也遠遊令人瘦古詩思君令人瘦衰

疾慙加餐陸行一上一下升降困頓苟不強飯何以支衰疾乎古詩努力加餐飯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土一作出微徑緣秋毫一作徑微上秋毫言徑路之細也棧雲

闌干峻言棧閣之高勢凌雲也闌干多也梯石結構牢萬壑歌踈林林一作竹

積陰帶奔濤積陰謂積水也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莊子文齊物

篇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作則万竅怒號歇鞍在地底言下閣道而少懸也始覺所歷高

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魏武帝苦寒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浮生有定

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汝一作尔謂為妻子所累也

五盤

五盤雖云險謂棧道盤曲有五重也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道

作俯映江木踈地僻無網罟言可避亂也水清至多魚家語入官

篇水至清則无魚甫因所見而反用之也好鳥不妄飛陶淵明詩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奔走曾好鳥之不若也

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

巨猾何時除謂安慶緒尚熾陝洛也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上壘成

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廬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按地理志施州清江郡春秋巴國之境七國時楚國巫郡之地隋湯

帝置庸州尋廢置清江郡唐為施州領清江縣清江水自龍門鎮而下兩傍山壁立无一尺平地長風駕高浪

高一浩浩自太古浩皆讀上声水貌危途中紫盤一作危途仰

望垂線縷喻閣道之細也滑石欹誰鑿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浮梁

裊相柱

柱誅綏切謂以木為橋梁也方言造舟謂之橋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

目眩隕雜花頭

風吹過雨

一作過飛雨滑石之款浮梁之裊皆難行之地故目眩頭生風矣

百年不敢料一

墜那得取

言經此險惟恐其墜不敢自保百年之壽也

飽聞經瞿塘

瞿塘峽在夔州足

見度大使

大使嶺在夔州

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數其所切計也瞿塘

之峽大使之嶺雖為險不若此閣道為險之至甫至此恐懼若屈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始也

石櫃閣

季冬白日長

一作冬季日已長

山晚半天赤

謂反照也

蜀道多旱花

江間饒奇石

江文通詩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石櫃曾波上

曾與層同謂閣道跨于層

波之上傍有石形似櫃也

臨虛蕩高壁清暉回羣鷗

謝靈運詩山暉色水含清暉

暝色

帶遠客

謝靈運詩林靜帶暝色

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迹信其孱

懦嬰

孱鈕山切懦奴

不獨凍餒迫

甫感此絕異之亦傷為妻孱嬰累不獲幽隱故也

優游謝康樂

謝靈運襲封康樂公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

放浪陶彭澤

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乃賦歸去來
吾衰未自由由一作安謝爾性有適頗有一作
所謝靈運陶元亮優游放浪无所繫滯今甫
未能自由北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栢渡

桔居眉切寰宇記龍州濟順廟本張惡子戰死
而廟存唐書云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見於利
州桔栢津則知桔栢屬利州也王洙云桔栢乃文州嘉
陵一江合流処也余按地理志文州古氏羌之境漢開
西南夷置陰平道蜀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
之鍾會伐蜀姜維來請備陰平橋頭即此渡也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

青冥高遠之貌言嘉陵二江合
流之津駕竹為橋以渡之也

濕煙漠漠

一作竹竿
濕漠漠

江永風蕭蕭

戰國策荆軻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

動嫋娜

窈側格切娜乃了切娜奴可切梁益記
窈橋垂叢之世以竹索為橋亦名繩橋

征衣颯飄颻

急流鴉鷁散

鴉博抱切鷁五歷切水鳥或謂鴉
鷁喻舟船因急流而散亂之也

絕岸鼉鼉

驕或謂鼉鼉喻橋梁也

西轅自茲異

謂整轅西
向成都也

東逝不可

要

要与傲同謂東行可
以下渝合二州也

高通荆門路

謂荆門軍東西之路自此
而判矣盛弘之荆州記郡

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岸
有山名曰虎牙一山相對楚之西塞也

闊會滄海潮孤光隱

顧眇遊子恨寂寥無以洗心曾謂无物可寫憂也前登但山

椒

登一作路山椒謂山脊无草木也釋名山頂曰豸亦曰椒廣雅土高四墜曰山椒謝靈運詩稅駕登山椒

劍門

按地理志劍州劍門縣在川東北五十五里有梁亦名大劍山有姜維拒鍾會故壘有劍閣即張

載作銘所蜀都賦緣以劍閣劉淵林注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皆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

蜀之險隘蜀王先從開明上到蚕叢積三万四千歲至秦惠王時始与中国通李特送流人至劍門箕踞四顧大

息曰劉禪有此形勢而束手於人乎遂潛謀害據華陽

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劍閣道

酈元水經注曰大劍成至小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柳宗元銘并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

惟有天設險

易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上

劍門天下壯

門

作閣言山石廉利如劍乃天設之險為天下之壯也

連山抱西南石角在北向

此言地形舍險

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劍門舍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面內之義也

兩崖崇墉倚

言古有一山之高也詩其

崇如刻畫城郭狀

謂城郭依山以

一夫怒臨關

關一作門百萬

林譜卷十八

五

未可傍

傍一作仰傍近也蜀都賦一人守隘乃夫救趙莫向張孟陽劔閣銘一人荷戟乃夫救趙

珠玉走中

原

珠玉陳鮑皆作玉帛

岷峨氣悽愴

岷謂青城山在成都之西南峨謂峨眉山在成都之西南

三皇

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柔遠

書柔遠能迓

職貢道已

喪

蜀舊為西夷之地自二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未嘗稟天子正朔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遂修臣職以貢

奉中國魚然職貢而太古淳朴之大道已喪矣方秦之鑿山一至今山之氣為之斷絕可令人悽愴是以玉帛始走獻于中原矣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

王于况反

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

謂公孫述劉備之徒也

吾將罪真宰

莊子齊物論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意欲鏗疊

障

鏗楚產切平鐵也後世英雄之君視其險阻不免并吞割據竭力戰鬪雄肯廉遠而不爭乎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

中國有亂起而據之原夫爭端皆由真宰自剖判以來有此危亦恐疊障之險故英雄始割據其地甫將欲罪彼天工而鏗其險阻也

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默一作黯恐當肅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後有為割像之禍者是以臨風惆悵

張而默為國家之慮也

鹿頭山

唐地理志鹿頭山在漢州德陽縣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唐高崇文擒劉闢于此亦有闕以

鹿頭
為名

鹿頭何亭亭

高亭貌

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

里豁

南望成都如飢渴之欲飲食乃至鹿頭山已斷絕下遊子

遊子

出京華

一作咸京遊

劍門不可越

張孟陽劔閣銘推蜀之門

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

甫自京華至秦亭自秦亭來

若恐中途委棄不謂能越劍門之險以及于此得遇平闊而喜也

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

問居竟切昔魏只蜀二分天下

天下今一家

謂肅宗中與天下

聖人能以天

雲端失雙闕

雙闕謂天子之宮也以天下既一家

見矣或曰雲端垂有以劍門鹿闕之險果何用哉

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兀

碑即兀

貌有文令人傷

文一依才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有文

何處埋爾骨

左氏傳吾紆餘脂膏地

紆餘屬褒貌言

慘澹豪華俠窟

謂此地出豪華之士負持豪華氣俠助

杖鉞非

老臣宣風豈專達此州最為難治儻非得老臣宣布天子之風

叱冀公柱石姿吳公乃僕射與國公裴昂也論道邦家活

周官茲維三公論道經邦斯人亦何幸公鎮餘歲月是時冀公以三公

亦何幸之句或謂與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

可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成都府劍南西路蜀州也

鬢鬢桑榆日桑榆謂景也桑榆乃柔肥之木喻老年將衰朽也陶潛歸去來詩景翳以將入頗延年秋胡詩

日暮行來歸照我征衣裳日薄桑榆而其光翳以將入頗延年秋胡詩

居西內也阮嗣宗咏懷詩灼灼西頰日餘光照我衣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成都偏在

西故云一方古詩各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言非故國也曹植詩不見舊老但觀新少年未卜見

故鄉故鄉謂長安也大江從東來遊子去日長去日黃魯直作日月曾

城垣華屋曹寺曾同填陟刃切完也或曰填音田滿也言季

冬樹木蒼

言地煖草木不凋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發同谷赴劍南至是月方抵成都也

喧然

名都會

前漢地理志此一都會也

吹簫聞笙篳

間居莫切一作奏言其俗樂也

信美

無與適

此邦信美矣但甫自恨无所歸往也王粲登樓賦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側身望川

梁

冀知已者有所利濟也張平子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鮑照登翻車峴詩四望極川梁

鳥雀夜各歸

中原杳茫茫

鳥雀虫微物夜各有歸於巢而甫杳不得歸中原傷已鳥雀之不若也

初月出不

高

喻肅宗初即帝位也

衆星尚爭光

喻史思明之徒尚与天子抗衡也

自古有羈旅

我何苦哀傷

自古賢聖之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託迹侯國所不能免况甫乎此乃自寬之辭時裴冕尹成都甫

是以卜居於院花里也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時出碧雞坊

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按前漢王褒傳方土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

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又後漢南蠻傳越雋郡青蛉縣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注引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西

郊向草堂

裴冕鎮成都為甫卜築草堂於西郭浣花溪上

市橋官柳細

後漢公孫述傳述募敢死

士五千配延岑於市橋擊破吳漢注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成都記市橋水中

有石犀華陽國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也麗元水經注益州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寰宇記市橋在益州之西漢舊州在橋南因

名江路野梅香

市橋江路皆草堂所經之地也

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

囊

檢或作減非是

無人覺來往

竟一作競或又作與

踈懶意何長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

崔公猶自吏部而謫荆州司馬崔必好飲故以醉為戲也

謫官樽俎

定常開

官一作居組一作酒

九江日落醒何處

九江在潯陽郡按荆

若壘谷可以盪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

郡與倍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醴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

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潯陽記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稟江八曰提江九曰園江

漢武帝至九江郡鄭印云九江禹貢在荆州

一柱觀頭眠幾回

一柱觀在荆州按諸宮故事宋臨川

杜詩卷十八

七

王義慶代江夏王鎮江陵於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唯一柱十道志

一柱觀荆州羅公洲臨川王起眾梁萃一柱麟角類事江陵臺甚大

唯有一柱眾梁共之梁劉孝綽江律寄劉可憐懷抱向人盡

之遊詩云經過一柱觀世入三休臺是也

懷以相待也欲問平安無使來使所吏坊從命者故憑錦水將双淚好向

瞿塘灩澦堆公所居浣花溪亦曰濯錦江也荆州記灩澦如馬

卜居

乾元二年歲在己亥冬暮甫至成都明年改元上元歲

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劍南節度使右揆冀國公裴冕為

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以居焉詩所謂主人謂裴

冀公或以主人為嚴武非也草堂在江上錦官城西万

里橋左浣花溪前按集有寄題江外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宝應年是也

浣花流水西頭流一作之主人為卜林塘幽並見已

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蛉齊上

下崔豹古今注蜻蛉一名一雙鷓鴣對沉浮臨海異物志鷓鴣水鳥毛有五

色食短菰常在湖蝶色青而大者是也東行萬里堪乘興蜀有万里橋在浣花溪東昔諸葛孔明送吳使至此

溪中无毒氣

日万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也山陰縣名語林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乘與撐舟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乃一作及隨風潜入夜潤物細

無聲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然飄風暴雨有害於物非所謂好雨也故子美以隨風潜入夜潤物

細无声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

錦官城蜀城人以江山明媚錯雜如綉故呼為錦官城梁簡文帝賦得入階雨詩漬花枝竟重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孫權傳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門前小灘渾欲平

難一作籬鸕鷀鵝鵝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鸕鷀鵝鵝

多而喜公語之以与汝曹俱眼明則可謂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古詩云兩目增双明是也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禁當蜀之俗語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不見南隣愛酒

伴

解斯融
吾酒徒
經旬出飲獨空牀

以出飲之故其家所獨寢之床遂空也

稠花亂藥裏江濱

裏一作裏

行步艱危實怕春

實一作獨詩

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言當春色之盛惟詩與酒尚可以驅役未須料

理白頭人甫自謂也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春春光知有

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

梁益記少城張儀所築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壘所舍商賈之端列隊百重

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綺麗星繁注

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

酒開金盞

盞一作鑽揚雄傳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焉喚取佳人舞

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嬾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

主可愛深紅映淺紅映一作愛

黃四娘家花滿蹊蹊一作溪非是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

時時舞自在嬌鶯為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愛一作有欲一作索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

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葉一作索

江頭五詠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墊都念切下也細葉帶浮毛踈花披

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射中休懷粉

身念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

顧愷之詩麗春絕衆卉

少須顏色好

多謾枝條賸

賸與剩同

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

此重

一作希如可貴重

却怕有人知

梔子

本草云梔子一名木丹陶隱居云梔子剪花六出剖房七道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和

紅取風霜實

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

青者

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謝宣城詩有美當惜樹霜露未能移還思

照水綠君家無曲他梁簡文帝詩云素花偏可愛的的半臨池

鷓鴣

前注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豈莫悵望失水任呼號
六翻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堦前一作庭前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霜沾汝，在作意莫先鳴。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以白茅覆屋也綠江路熟俯青郊。楹林礙

日吟風葉，歷攷諸韻皆無楹字，惟蜀中多此木，詢之蜀人相傳以為立宜切，按王荆公絕句所謂濯錦江邊木，有楹

者與移字同，押則知立宜切，為是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楹木，易成而可新美，蔭而不害，按集公有憑何少府覓楹木，裁詩云飽聞楹木三

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是也籠竹和煙滴露梢，籠力鍾切，蜀有竹名鐘籠暫止飛鳥

將數子，止一作下，古今注烏孝鳥也，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頻來語燕定新

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墮無心作解嘲。墮舊作慢，揚雄傳雄字子雲，蜀

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蜀相諸葛武侯廟在錦城西南，漢晉春秋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本傳亮躬耕

隴畝好為梁甫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即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先主於永安疾篤召亮屬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沔中臨發上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庐之中諮臣以天下之計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二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亮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趙清獻公玉壘記曰武侯祠古柏孔明手植按集公有詩云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此正所謂柏森森也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錦工織錦濯江中乃鮮明他江不如蜀之錦江魚涎能鮮明錦絲蓋濯錦以魚洗布以灰故公詩用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錦官猶地志州縣監官鐵官橘官一曰蜀城一曰錦織人貢曰錦官城

映堦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空一作多此皆傷其人之不見也
詩魯頌懷我好音古詩黃鳥鳴相

追咬二弄好音王僧達詩楊園流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便亮表頻繁少省闡出

兩朝開濟老臣心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曰後主也亮表云

忠陛下之出師未捷身先死捷一作戰長使英雄淚滿

襟諸葛制八陣圖欲合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故英雄之士皆傷悼之向使亮未死則吳魏豈能保有其土地者哉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謂有肺疾也豈有文章

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詩賓之河之干兮注干涯也竟日淹留佳

客坐百年麕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

看藥欄

有客

患氣經時久謂有肺疾也臨江卜宅新謂結草堂以枕浣花溪也喧卑方避

俗古詩喧卑厭俗居踈快頗宜人江摠詩山豁自踈快有客過茅宇呼兒正

葛巾

諸葛亮葛巾羽扇指麾三軍

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言疏不多為客

小摘足見其重客也物虽微出於力之所致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

謂結草堂于浣花溪上无塵俗之氣也

圓荷浮小

葉細麥落輕花

落一作墜

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賒遠也

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晉葛洪傳洪自稚川從祖玄吳時李道得仙号曰葛仙翁其鍊丹秘術悉

得真法以年老欲鍊丹砂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之洪曰非欲為榮以其有丹耳帝遂從之

梅雨

江南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以蜀郡為南京犀浦乃成都屬邑成都記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厭水

四月熟黃梅

周處風土記夏至兩名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黧埋雅江湘二浙四五

怪因以名縣今本犀作西非是

淇淇長江去阮籍

詩淇二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冥冥細雨來

楚辭屈原九章雷填二兮雨冥冥隋煬帝江都夏詩梅黃細雨麥秋

橫楓葉蕭
二江水平
茅茨踈易濕
謂以茅茨覆屋也
雲采務密難開竟日蛟

龍喜
蛟龍以水漲故喜也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龍屬也

盤渦與岸迴
渦鳥禾切盤渦乃水之蟠聚而迴狀者故與岸迴旋也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頽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
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二上有市

風俗通云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公田十畝產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戶舍在內資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

地僻嬾衣裳
擇許居切字正作拒
柳枝枝弱
擇柳唐顧陶作楊柳
枇杷

樹樹香
樹二唐顧陶作對
鸚鵡西日照曬翅
此詩樂田舍在清江
滿魚梁

之曲草深地僻无干戈之亂又有梓柳之木枇杷之果可以棲息鸚鵡水鳥能捕魚曬翅在於魚梁之間而无驚擾也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没中洲

尔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

容易拔船頭

一作技一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

清江拍澗花溪也

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

來堂上燕

一作來一作歸

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

為一作成東晉李秀四維賦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碁

稚子敲針作釣鈎

此用

村之居得与老妻稚子適情乎碁釣以自樂其清幽形之詩皆寓意於草木鳥獸之類不必別為曲說以肆穿鑿也按集公有進艇詩云

畫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亦江鄉之樂也東方朔七諫篇以直針而為鈎芳又何魚之能得

多病所須

惟藥物

一作但有故人供藥物

微軀此外更何求

作无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杜詩卷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行

成都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內蜀王本紀江水為害屬守水作石犀五枚二枚置在府中一枚在

市橋二枚在鼎中以厭水精因名曰石犀里刘欣明交州記犀其毛如豕鬣有二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短

額上頭上角長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三犀當作五犀流傳之誤也或

謂甫止言三犀豈據所見乎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水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灑道元水經

所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八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与

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至肩迄今蒙福自古雖有厭勝法

厭壹涉切漢高帝紀注蒯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

蜀人矜誇一千

天生江水向東流

向一作須襄陽白銅

蜀人矜誇一千

載泛溢不近張儀樓

蜀高經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成都記張儀樓在城南高一百尺南史始與王

今年灌口損戶口

与蔡仲能登張儀樓商略前言往行

灌口一作灌注寰宇記彭

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

祠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記清水
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關也
此事或恐為神羞李冰刻石

犀以厭水精立石人与江神約人蒙其利以厭勝之術然此術雖古
有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乃不全至盜益李尋謂王道正則百

川理皆有石犀能使水循理取蜀人誇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
不能近張儀之樓以水与江神要誓其言有徵何為今年灌口之災

復至於戶口耗損以為神羞此必
終藉隄防出眾力終藉一作幾築

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

謀嗟爾三犀不經濟三犀當作五犀缺訛只與長江逝然先王於早乾

之時必具工作為隄防以禦其益此正道也彼石犀之但見元氣

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瘵側界切謂一元之氣唯在宰相得其人而調和變理之則自无洪

濤之災矣晉木華海賦昔在帝鳩巨唐之代
安得壯士提天綱

天綱停儒為彫為蔡供壽欄汗万里无際
再平水土犀奔茫甫欲得壯士提振綱紀自然

梁沈約詩安得
壯士駐奔曦

道不敢倫乱于有道之世矣玄宗時用李林甫韓國忠為
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擅虛名者乎甫託意黜之

杜詩卷十九

石笋行

蜀蓋經石笋街乃大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成
以珠寶飾之為一代之勝槩後遭兵火而廢或

遇夏秋霖雨里人猶拾玉珠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命掘之府觀方驗側隱其旁有篆字曰蚕叢氏啓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橫理俾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復鑄四字曰獨歌燭燭時人莫能曉推孔明默悟斯旨令左右壅之後主李雄召丞相范賢詰其所司再掘而詳之賢議曰然燭字四其理各有所主亥子歲獨字可記主其水災寅卯歲燭字可記主其飢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其火災申酉歲燭字可記主稼穡充溢民物富贍悉以年事推之應驗符響又云蜀之城壘主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笋於南北為定燕所偏斜按石笋在衙西門外僅百五十步二株雙躡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躡陌一作街躡但尊功踞也杜光

庭石笋記成都子城西曰只義門金容坊有通衢幾百五十步有石笋一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餘見題注古老相

傳是海眼老一作來又作遠苔蘚蝕盡波濤痕成都記距石笋二

往往陷作土穴水湛然以竹側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側而不能達父老云見此屢矣此亦其異者固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記

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耜之植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溢四

方之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怪之

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張揖廣雅瑟瑟碧珠也蜀都故事石笋真珠樓墓也昔

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

後摧毀墮地今有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

異物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沙石之地兩過必此小珠或青黃如栗者或有細孔可以絲貫此事恍惚難明論

恐是昔時卿相墓墓一作冢立石為表今仍存揚雄蜀本紀蜀王薨五丁立大

石高丈餘重千鈞為墓誌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

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

來未識猶駁奔詩駁奔走在廟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

見本根成都父老相傳天以是石笋鎮海眼每遇雨過往往有小珠或青或黃人多得之上有苔紋埋翳兼為波濤所留之

浪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卿相墓前表識後世妾加綠飾謂為海眼

以蒙蔽愚俗譬若小臣佞媚天子蔽亂聖德遂使政化錯繆失國家

之大軀而已晏然處高位受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傾危乎此詩識

祿山固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玄宗致有天宝末年之禍然其誣辟謬

語君子所當致察石笋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駁奔以祭之謂有

神靈以馱水災懼非杜甫高識明其不然欲得壯士擲奔天外使人

見其本相不至疑惑幾何不倫亂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為乎向

矣或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內小臣而連結張后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石笋而譏李輔國也

杜鵑行

華陽風俗錄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烏声哀而吻有血古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声者則

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以農事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荆人鼈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其位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又曰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宇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按蜀記昔有姓杜名宇號望帝宇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鵑蜀人聞子規鳥皆曰望帝遂於鵑字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

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

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寓他邦異時諸王公主皆為賊所翦滅豈非杜鵑化而似老烏之比乎餘見題注

寄巢生

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

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他巢百鳥為飼之

雖同

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號呼號平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

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

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

殿羣臣趨詳觀此詩蓋為明皇感歎者也杜鵑蜀帝也國亡身死

然而化為杜鵑鳥每生子寄居百鳥之巢百鳥之為哺

飼其子常以四五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殷紅號為杜鵑花然其

聲哀怨者豈非若訴國亡而身摧殘變而為禽耶記言肅宗即位靈

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乃用李輔國謀遷之于西內由是明皇悒悒

不得意而崩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讀者可致思焉

然甫之此篇蓋亦原於鮑照行路難有曰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

卒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蹕蹕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

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毛羽憔悴似人髮飛走樹間逐蟲蟻豈

憶往時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是也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前一作去今年開州殺刺史鮑欽止云崔

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

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師古云步

將吳麟殺渝州刺史刘十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

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二說不同並兩存之

羣盜

杜詩卷十九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兩川盜賊乘隙而起虎狼喻盜賊也劇甚也甫疾其

亡上下之分以為甚於豺狼是以有吳楚之遊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

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屬

整屋十道志駱谷道山西南界入洋州路

自說二女齧臂時

史記吳起與母齧臂而別世說趙飛燕姊

弟少貧微及飛燕見召與女弟齧臂而別

迴頭却向秦雲哭

秦雲一作青雲一作雲山師古云祿山亂百姓

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饑困蜀亂勦盡甫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殿前兵馬雖驍雄

驍堅堯切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殿前兵馬乃王者之師奉辭伐罪以弔其民秋毫無

擾時天子命陸攏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虜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

殿前之兵擡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

賀知章字季真夷曠誕放自號四明狂客

號爾謫仙人

子棨本事集曰李白自蜀

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

稱歎極口號為謫仙人又曰公非人間人豈非太白星精耶於是解

金貂換酒筆落驚風雨驚一作驚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

盡醉而歸章見其烏棲曲歎曰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知章言白於

此詩可以泣鬼神矣鑿殿奏頌一篇賜食帝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帝嘗召

為調羹召供奉翰林章白已醉援筆成文婉麗精龍舟移棹晚明皇泛舟于白蓮池

巧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按集八仙歌獸錦奪袍新獸錦謂錦織成

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正謂此也白作樂章贈以錦袍又見宋之問傳

衣名為朕知置于金鑿殿青雲滿後塵言士大夫多居其乞歸優詔許

天寶中白為高力士所請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山遇我宿心親甫與白有夙

親厚也白生於長安元年辛丑甫生於開元元年癸丑白長甫十二

年按集公與白交情夙契可見矣集有詩云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

壚又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是也未負幽棲志言欲兼全寵辱身言白

寵眷今被譏辱是故欲隱以全其身也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

初蒙

杜詩卷十九

夜

言白昔與甫同遊梁也時與適遊汴州酒酣登吹臺懷古按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乃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

兔園

是也行歌泗水春 言白昔與甫同遊山東也才高心不展 言其才大用也道

屈善無隣

言其道否而不遇也處士禰衡俊 言白之俊似禰衡也衡傳黃祖長子射時大會

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幸厄於衡曰願先諸生原憲負 言白之

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无加點 憲也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箠坐而弦子貢往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孝而不能行謂

之病憲貧稻梁求未足 言禄未充其志反意以謗何頻 於

也非病也 記切政養里切本草父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援征交趾載意以種還人諧之以為明珠文犀按此言永王璘反而諧者以白為參屬

而與謀故甫取五嶺炎蒸地 白被諧流夜即地與廣南五嶺相

喻白之遇謗也 騎田嶺九真都龍嶺臨賀明浩嶺始安越城嶺是為五嶺蘇軾指掌圖曰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窮于海其南漲海之比古荒服秦置

三郡漢分九郡曰南三危放逐臣 三危在西故以幾年遭鵬

珠崖皆在此地焉 鳥 白之遭貶故比之賈誼為長沙王太獨泣向麒麟 白之不遇

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何法盛證祥記麒麟者 毛之長仁獸也杜曰麒麟曰鳴曰遊聖杜鳴曰歸和蘇武

先還漢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握節不屈而還漢此以武比白則先還也

黃公豈事秦

黃公四皓之徒

避秦隱居上洛商山此以黃公比白之不從永王璘也

楚筵辭醴日

言白在永王璘時如申公見楚元王不設

醴而辭

梁獄上書辰

安祿山反白轉側宿匡廬間緣永王璘長流夜郎赦還尋王坐事下獄蓋非其罪鄒陽見怒於梁孝王下獄鄒陽遂從獄中上書也

穆生鄒陽取以為法必不黨於永王

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此言白用蘇武黃公

憑誰將此義為之陳列于帝前也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

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言白之才器當蒙上知而恩波頓隔不与白雪明其罪故

甫欲乘槎為之問天何斯人之不遇若見乎博物志張騫乘槎到天河論語孔子使子路問津故宋之問明何篇明何可望不可親願得

乘槎一問津是也

狂夫

唐崔書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畯野老相狎蕩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貞所謂狂夫也

萬里橋西一草堂

一作新

百花潭水即滄浪

成都記杜負外別業在百

花潭外其水清可比之滄浪也

風含翠篠娟娟靜

翠篠謂竹也

雨裛紅蕖冉冉香

冉冉香

高衣於反紅蕖謂荷也

厚祿故人書斷絕

幾交態薄也

怕飢稚子

色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言失其所也自笑狂夫老更狂

甫之見奔於朝廷以踈狂故也

進艇

南京又客耕南畝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北望傷神坐北窓坐或作卧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

逐並蒂芙蓉本自雙物理好偶出乎自然况甫於老妻稚子乎茗飲蔗漿携

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彭城王魏戲謂王肅曰明日顧我為君設杯茗口之食

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宋玉招竟儒龍炮羊有蔗漿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廻前一作邊野老甫自謂也柴門不正逐江開漁

人網集澄潭下潭即百花潭也賈客船隨返照來賈音古返照夕陽也長

路關心悲劔閣甫思念來去之路劔閣棧道險阻之難行也梁益州記劔門山勢連絡限蜀為阻片雲

何事傍琴臺

事一作意一作行雲幾處片雲甫言蹤跡无定如之何也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与文君貫酒

處今海安寺是也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浣花溪北因掘動獲大甕二十口蓋以響琴也

王師未報收東

郡東郡今滑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

城闕秋生畫角哀

至德二年升成都為南京

故公自注得稱城闕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

京洛言長安与洛陽也賦客指

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衡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作賦客而

已昔山濤與阮籍為神交喻不涉形跡以神交而已班固幽通賦竟恍恍與神交与精誠發於宵寐

力盡望鄉臺

言思鄉之甚也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衰疾江邊卧親

明日暮廻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期一作時

北鄰

明府豈辭滿

明府甫蓋有所指也郡所居曰府明者嚴明之稱辭滿謂任滿辭去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

卒謂之明府謝靈運還舊園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

藏身方告勞

言乞養閑也詩不告勞

青錢

買野竹

趙使云青錢蜀人之語謂見錢也

白幘岸江臯

岸幘謂頽其巾也以示懶散劉魏岸幘大

言意氣

愛酒晉山簡

此以山簡美明府之嗜酒也晉山簡字季倫壽之子鎮襄陽惟酒是耽每出遊多之

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地能詩何水曹

此以何遜美明府之善詩也梁何遜字仲言沈約愛其文謂遜

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仕梁為水部時來訪老疾

負外郎文章與刘孝標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刘

步屣到蓬蒿

縹悉協切役也高士傳張仲蔚平陵人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

栗一作粟

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言忘機也秋水纒深四五尺纒

作野艇恰受兩三人艇別本作航黃庭堅作艇音平声方言艇小舟也白沙翠竹

江山暮山村一作村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對籬南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樹小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甫自謂也殘罇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

追隨數色角切屢也此所追隨者豈非前詩所謂錦里先生者乎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四一作三胡騎長驅五六年一作六七年公因避亂入蜀也

草木變衰行劔外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兵戈阻絕老

江邊思家步月青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

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司徒乃李光弼幽燕安史巢穴也乾元二年十月李光弼及史思明

戰于河陽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明戰于懷州敗之乘勝席卷幽燕也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望李光弼之深也光弼為檢校司徒追收河北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

并州太原也乾元中李光弼徙河陽王恩禮代為河東節度使是時

遷兵部尚書其後加司空則八哀詩稱之以司空王公是也上元二年恩禮已薨

幾時通薊北

謂平安史之亂

也當日報關西

謂長安以西也

戀闕丹心破露衣皓首啼老

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屈原有招魂篇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鮑欽止云段子郎廣州段功曹也楊五長史蓋自桂徙廣段子從之

五嶺皆炎熱

前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顏師古曰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嶺焉

陸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桂陽騎田嶺九真嶺宜人獨桂林史記秦紀

始皇略地為桂林郡韋昭注今鬱林是也後漢志鬱林郡本秦桂林

郡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賈禹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賈禹即今之

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梅花萬里外大庾嶺

從嶺以南際海尽有桂樹推柳象州最多謂之梅

嶺去長安万里昔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

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是也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言邦人稱

魯頌懷我好音江邊送孫楚此指言段子也晉孫楚嘗為驃遠附白

頭吟古樂府有白頭吟篇言人相交不能終多喜新而厭故也

其後遂入樂府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

逢唐興劉主簿弟唐志唐興屬遂州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改天寶至十四載安祿山反甫自開元末與劉

分手別後絕無書札來往此日雖獲相見奈兵馬紛擾未安所止也

時祿山陷兩京唯蜀偏遠獨無恙也劍外官人冷言主簿之仕於劍南為冷落之

域梁州自劔閣而南分關中驛使踈言關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書信也春秋元命苞曰

益州是為劔南道也關中者秦川西以關隴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唐關內道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華略河而北西自歧隴原會極于北垂盡其地

矣今主簿輕舟下吳會以赴任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所故甫有此戒之吳當南北

都會之地故也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

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荆棘迪乃從縉劍外縉節度蜀州蓋在高適之後

按王維文集十秀才迪是也詩與維最善餘見前王中允詩題注

何限倚山木限一作恨言秋木枯僵也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

影渡寒塘風物悲遊子宋王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後衰登臨

憶侍郎隋煬帝各於六尚書曹置六侍郎增品第四以貳尚書之職老夫貪佛日佛一作費非是

隨意宿僧房古詩貪佛不如貪僧日金光明經佛日大慈悲滅一切聞善淨無垢離諸塵翳無上佛日大光明普照又

云佛日清淨滿足莊嚴
佛日輝耀放于光明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鍾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斂返照夕陽也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闕寂闕古鷓切闕寂

僻靜也易闕其戶闕其無人注闕寂也故人相見未從容從容疑曲也知君苦思

緣詩瘦思去聲太向交游萬事慵李白有戲贈甫詩借問年來何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葉失涉切指王明府也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臨

至輒有双鳧從東南飛來李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焉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顯宗本紀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周

南太史公甫自謂留滯也司馬迂傳太史公留滯周南神僊方有數以王喬有神仙之方故用

此王明府也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張協賦老馬偏其藟秣鷹鳥愁怕

苦籠王祥詩鸚鵡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甫自謂飄蕩旅寓如病驥

之思茲愁鷹之怕籠唯明府之高義
有以青顧我也高出乎万人之上矣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

甲子記時節也言西南
寒暑不正有異中土也

冬來只薄寒江雲何

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

行李使者也李與理通按
春秋左氏僖三十年傳若

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
杜預注行李使人襄公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一介獨使也行行李行人也

昭十二年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行李使人通行聘問者孟
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

故使為李又曰冬李也注李獄
官也乃知古昔以李為理明矣

窮愁豈自寬

豈一作有甫意望
王明府遣使相存

問以寬其愁故繼
有致稻梁之語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

寄賀蘭二銘

銘息
廉切

朝野歡娛後

張景陽詠史詩昔在
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乾坤震蕩中

明皇時承
平日久任

用蕃將以邀邊功遂
致祿山震蕩天下也

相隨萬里日摠作白頭翁

曹丕書言已成
老翁但未白

頭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異域他鄉也古詩與君俱

異域飲啄幾回同

建都十二韻

按唐新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壬寅大赦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又按唐舊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荊州為南都號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是時甫在成都故作是詩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謂雲臺諸公建議設都不知時措之宜黃屋乃天子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以黃屋言之然胡馬紛亂天下蒼生未蘇於此時又勞民動

眾以建荊州為南都非急務也建都分魏闕下詔闕荆門恐失東人望

東人言自荊州以東兵革未息不務拯其難是失東人之望也或謂東人指河南府之東都非是其如西極存

西極指荊州雖獨存此果何濟天下大計乎或謂西極指鳳翔府之西都亦非也時危當雪恥

雪也取計大豈輕論甫識建都之議無益而空設耳按肅宗以國恥也

從之於是荊州號雖倚三階正謂肅宗即位三階不為不正矣按東方朔傳欲陳太階六符應

江陵以譚為丑

劭曰太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
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 終愁萬國翻

猶存終必翻覆萬國也崔遠詩萬國尚翻驅 牽裾恨不死 不能

効辛毗引裾強諫死不足惜也按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
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不可毗曰陛下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

入內毗隨 漏網厚殊恩 甫言房瑄不宜廢肅宗怒欲終罪甫以
而引其裾 張鎬之救而放歸鄜州是蒙天子漏網

之殊恩也前漢刑法 永負漢庭哭 言羣臣無為賈誼慟哭以陳
志網漏吞舟之魚 其策者是永負于帝也賈誼

傳誼上疏論政事曰竊 遙憐湘水魂 言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
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 而死甫之貶逐何異於原

是以無由諫於帝也按楚辭離騷經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
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原原乃作離騷

以諷諫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原於 窮父客劍外隨事有田
江南遂赴汨淵自沉而死汨音覓

園 甫客居蜀薄有田 風斷青蒲節 言衰老如蒲
園可耕以自給也 之柔脆也 霜埋翠竹根

言自守如竹 衣裳空穰穰 穰汝兩切 關輔久昏昏 久一作
之不交也 衆多貌 願住長安日 願住一

有三輔左扶風右馮翊去京兆皆昏言寇 願住長安日 願住一
賊紛擾衣冠之士雖多皆不濟其危亂也 願住長安日 願住一

劉昭幼童傳晉元帝鎮揚州時中原喪亂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
下消息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時明帝幼而聰哲答昌日遠

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宴會再問之
明帝又以爲日近日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又載晉書本紀
照北原北原言太原何北之地未定願天子回光有以察之无徒建都以勞西極之人而爲南迁之計也光暉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唐以少尹爲行軍長史有節度使謂之行軍司馬也交

新徒有喜言交情愈久而愈新也禮厚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

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公指成都華陽兩縣謂之赤縣神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

軟求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安一作夜杜陵野老

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酒後耳熱拊缶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

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青門

瓜地新凍裂蕭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負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余謂豆苗荒穢瓜

地凍裂南養生
之以負復何望焉

鄉里兒童項領成

項領成言其長成也以喻強
臣待命也詩小雅四牡項領

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踈頑臨事

拙

甫疾後生晚進強項不遜於甫蓋視朝廷禮數之踈
遂改節弃擲不同往往時相鄉慕也此責若輩之辭也

飢卧動即

向一旬弊裘何止連百結

昔董威輦衣
百結之衣

君不見空墻日

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無聲吞聲也
詩鼠思泣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

喻盜賊也

溪行盡日無村塢

時盜賊縱橫政役煩重而民不

安居也

江風蕭蕭雲拂地

戰國策風蕭蕭兮易水寒

山木慘慘天欲雨

病妻憂歸意急

時欲歸吳楚也

秋花錦石誰復數

誰憐作能數所具切計也此言

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計急速不暇數之矣

別家三月一得書

公以九月自梓往閬至十月而

復歸梓時三月也

避地何時免愁苦

論語賢者避世

光祿坂行

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

南將之吳楚也

西望千山萬山赤

萬山一作萬水謂返照也

樹枝有鳥亂鳴時

鳴一作棲

暝色無人獨歸客

鳥晚棲枝尚亂鳴而求其類歸

客獨往曾鳥之不若乎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

馬驚不憂深谷隊草動只怕長弓

射射食亦切白日賊多安得更似開元中中一作年鄭棻傳棻言開元初上乃精理道天

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道路即今多多壅隔按崔孟傳主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

冬狩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

川章彝大閱東川甫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校獵亦似指章彝大閱東川也

觀成功古者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校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田獵以寓武之意

故云觀成功也頽師古漢書音義又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為蘭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夜發猛士三千人

清晨合圍步驟同記云天子不合圍湯云二面網示不盡殺今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

禽獸已斃十七八斃毗癸切頽介也殺聲落日迴蒼穹謂

九青兕爾雅釋獸兕似牛郭璞注一角青色重千斤駝馳他閣切

駝駝有肉鞍行百里負千斤嶠嶠落猥切嶠五毀嶠嶠落猥切嶠五毀嶠嶠落猥切嶠五毀

嶠嶠落猥切嶠五毀嶠嶠落猥切嶠五毀嶠嶠落猥切嶠五毀嶠嶠落猥切嶠五毀

間楊雄校獵賦東西南北騁者奔欲批髮髯蹴踏寒山空六切

踏也言禽獸為之傷尺也南有鳥名鸚鵡鸚鵡能言鳥也力不能高

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左氏傳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鸚鵡賦行陋躡

之腥臊亦何胡為見羈虞羅中傳曰骨革齒毛不登鼎俎不

微者飛不能逐蓬草其肉味不足供祭祀賓客之用今亦見數虞羅春

蒐冬狩侯得同侯王荆公作侯周禮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本天

不當合圍盡殺非使君五馬一馬驄使君五馬指章彝之為

御史也五馬者軍禮也劉氏河洛記晉開皇元年坐車緩珮國容袴褶五馬不

具軍容然則五馬軍禮也按禮天子六馬左右駟三公九卿駟馬右

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四馬附以一馬蓋天

羅敷行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躕是也况今攝行大將權號

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老翁甫自謂也十年厭見旌

旗紅時廣德二年也考此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迴纒擒

西戎謂吐蕃也草中狐兔盡何益張衡羽獵賦馬蹂麋鹿輪躡狐兔天子不在

咸陽宮廣德二年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二日吐蕃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甫有感亂之意

今觀章使君士卒大閱整肅若此何不回轡擒捕吐蕃迎天子還咸陽宮以立大功宗社之幸胡為多殺狐兔果何益哉朝廷

雖無幽王禍史記周本紀申侯與犬戎殺幽王驪山下得不哀痛塵再蒙時朝

幸雖不至如幽王為犬戎攻于驪山然玄宗以祿山之禍已蒙塵而幸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

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時

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甫感激之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魏武曹公操也名畫記霸魏曹髦之後髦東海恭王霖之子幼而好學善書畫初封高貴

鄉公後即位於今為庶為清門霸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立畫入中品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也左

氏傳昭公三十二年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

猶一作皆王作今昔漢祿衰微曹操割據河北吳孫權據荆楚劉備據蜀雖割據之業今已徂矣而文彩風流尚未衰泯是以曹霸以書

畫馳名也學書初學衛夫人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但

恨無過王右軍無晉作未王羲之字逸少善隸書為古今之冠

競買丹青不知老將至霸李書於李夫人字法不減羲之之妙

之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開

元之中嘗引見見音現承恩數上南薰殿數色角切屢也又如字凌煙

功臣少顏色謂畫像久而顏色謝也按唐正觀中畫將軍下筆

開生面謂曹將軍重為之良相頭上進賢冠後漢志進賢冠

服也猛將腰間大羽箭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比日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鄂公

毛髮動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英姿颯爽猶酣戰猶一作來觀其圖

象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先帝天馬王花驄天或作御先帝謂

戰戰酣日暮援戈揮之上所乘馬有王花驄照夜白駿逸无此畫工如山兒不同莫

嘗命畫工圖寫今好事者猶列之於素

狀不相同角切兒人類是日牽來赤墀下劉孝標辨命論時在赤墀之下迴立闔闔生

長風迴一作夔闔闔者天子之門也詔謂將軍拂綃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古梁府詩繡幕圍香風耳節朱繇桐不知理何事踐立經營中斯須九重直龍出

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謂曹將軍之畫玉花不得其真也榻

上庭前屹相向均魚切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

惆悵圍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皆嘆畫之精也弟子韓幹早入

室韓幹大梁人善寫白人物尤攻鞍馬玄宗好養馬御厩中四十萬

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

肉不畫骨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使驂駟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作善

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見尋常行路

人途窮返遭俗眼白謂識之者寡矣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

來盛名下范蠡傳大名之下難以及居終日坎壈纏其身稟音領盧取切楚詞惟鬱鬱纏

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注坎壈不遇
兒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壈纏百憂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桃竹謂桃枝竹也出巴渝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作心一蒼波噴浸尺度足謂竹根為水所浸常盈尺也

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言桃竹多為人所取也劉向列仙傳江妃

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濱逢交甫解其珮与之江賦水夷倚浪以微睨注水夷水仙也梓潼使君開一束使君

指章尋也尋時為梓州刺史兼權東川節度故也滿堂賓客皆嘆息陳遵傳每大飲賓客滿堂憐我

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甫思

歸故鄉欲之吳楚也乘濤鼓枻白帝城枻一作棹枻餘制切楫也公孫述居臨邛更始時自立為蜀王都成

都建武元年自立為天子號成路幽必為鬼神奪甫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

逆遷沅湘上衡山見室物人所難守鬼神必拔劍或與蛟龍

爭拔一作杖重為告白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

水踴躍學變化為龍葛洪神仙傳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

所用一竹杖與之曰騎此當還家以投葛陂中長房騎
之忽然如眠已到家如其言顧視之乃化為青龍也
使我不得

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
張華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

焉郡國志洞庭堯女居之湘君所遊意風塵瀕洞芳
字或作鴻

豺虎咬人
咬古肴切喻盜賊之害人也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甫意若

未平尚賴此杖扶持衰老流寓遠鄉首失雙杖吾將曷從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草堂在成都浣花里萬里橋之西成都記草堂寺府西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負

外君處適近常恣遊焉南居成都繁草堂以自遣遇揚子琳之亂遂走梓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作其詩寄題焉

我生性放誕
誕性也晉阮籍放誕不拘小節難欲逃自然
自然道也老子嗜

酒愛風竹
風一作脩卜居必林泉
必亦此遭亂到蜀江
謂避祿

也卧病遣所便
遣一作遺病疾也甫有渴疾也便讀平去聲宴靜也謝靈運池上詩徇祿反窮海卧病對空

林誅茅初一畝
謂斬茅草以肇基始於百步也屈原卜居篇誅鋤草茅以力耕儒行篇儒有一畝之宮地

廣方連延

作方必

經筵管上元始

始一作初

斷手寶應年

元公以乾

十二月末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

敢謀土木麗

堂名以草者取其草創求華麗乎

自覺面勢堅

考工記審曲而勢

臺亭隨高下

謂

地勢之高下而建亭臺也

敞豁當清川

謂目前敞豁俯瞰浣花溪也

雖有會心侶

雖

作數能同釣船

數所角切題注

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

無定窠黃鵠摩蒼蒼

鵠或作鶴用既創草堂未獲以居奈何干戈忽起是以迁徙不常如蛟龍之无

定窠黃鵠之摩於霄漢高飛遠引以避乱也

古來達士志

一作賢

盜受外物牽

古來達道之士不牽於外物如陳文子有馬十乘曹翟子之誰尚且弃而違之至於他邦而况甫敢安於草堂而不去乎顧惟

魯鈍資豈識悔吝先偶獲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

無固必

論語母必

幽貞愧雙全

易歸妹卦幽人之貞用之去草堂也豈能沉幾先物早識悔吝

之逃斯亦偶然而已甫之不陷于賊真所謂幽貞双全也

尚念四小松

按集有四松詩蔓草易拘

纏作已

霜骨不甚長

永為隣里憐

甫以四小松為念樹其有剛姿勁節而為蔓草

所戕不復遂其生長之性故也或謂郭英又見殺四子遇害甫託意四小松以復之也

山寺

得開字章留後同遊

山寺根石壁

根一作限

諸龕遍崔嵬

龕古含字

前佛不復辨百

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世草亦塵埃如聞龍象泣

經善產勢力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又傳燈錄達磨是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蓋龍象乃鱗毛類中最長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

羊彼是龍象王簡棲頭陀寺碑曰正法既設象教陵遲又曰馬鳴幽讚龍虛求經曰有比上名龍象猶佛象也雜俎云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黑色兩牙江猪也

經兵火焚燹唯存古殿如聞佛之悲泣足令擅信所哀閔也

西來節度領用來遊也

樹羽靜千里

樹羽植旗也

臨江又徘徊

山僧衣藍縷

左氏傳筆篋藍縷以啓山林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破黼弊謂之藍縷又以布而无緣敝而紕之謂

告訴棟梁摧公爲領賓徒

石崇巨鴉咄嗟而辨子謂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之語若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声乃葉声也按王簡棲頭陀寺碑曰行不

作願賓徒一作願賓徒咄嗟檀施開

捨之檀施洽羣有佛經曰是音薩一切悉捨心无貪著名檀六衆經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又云梵語陀那鉢底此

言施主今解檀那者即訛陀為檀出吾知多羅樹酉陽雜俎云鉢底留那故也又佛書有信施檀越

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羅婆力貝多二者多刺黎婆力貝多三者都闍婆力貝多多羅

多刺並書其葉都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婆力貝多皆梵語貝多漢番為葉婆力漢番為樹多羅樹即婆力貝多之一也西域經

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雜俎又云菩提樹一名

思惟樹出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樹經冬不凋佛入滅日变色凋落過已還生此曰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

歸以為瑞也又云多羅樹西域樹名如椶却倚蓮華臺謂佛步

問樹也或曰西天有多羅樹燕爾須眉山却倚蓮華臺生蓮華

也諸天必懼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

才章使君能推檀施之心以慈憫釋氏若窮子失淨處窮子甫

謂已之如此心不能以清淨持守每為詩酒所汚也法華經譬如有入

言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中止一城窮子庸賃遇到父所受產

除穢蕘行穢不淨其父宣言尔是我子今我所高人憂禍胎人

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

指山僧福有基禍有胎山僧以禍福為憂則修歲晏風破肉荒

行務作福田也故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入一自哂同嬰孩迴動也西笑

道刻苦歲晏時候風捲荒林乃木為之迴動而山僧李道之心不變是以自哂已尚有童心也老子二十章若嬰兒之未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

柳字

我來入蜀門我一歲月亦已久甫於乾元二年來蜀至廣德元年下峽之荆南歲月可謂久矣

古詩歲月忽已晚豈惟長兒童長丁自覺成老醜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

老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鮑照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近辭痛飲

徒折節萬夫後夫一作人甫謂人性坦率每於杯酒間多許人意嘗醉登嚴武床斥其父名幾為武所殺是以

痛自刻責乃辭飲徒更折節為謙抑也記云自後者人先之折節居

昔如縱壑魚如樊作若用昔獻三賦天子命宰臣召試文章後又擢為左拾遺甫自期將大見用豈不如縱壑大

魚乎王康頌如今如喪家狗喪讀去声今既流落无所依棲則

語孔子儻然既無遊方戀論語游必有方行止復何有

如喪家之狗

父母在堂當不遠游甫已喪父母故无遠方之慮或相逢半新故

取別隨薄厚取別之際各隨其厚薄而告行也不意青草湖

扁舟落吾手青草湖在岳州南今

下羅賓友健兒戴紅旗此樂或難朽或一作日車隱崑

崑謂日入也莊子徐无鬼篇君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鳥雀噪

戶牖鳥雀以日暮故知歸也臨潛濕去來併鳥倦飛而波濤未足

畏三峽徒雷吼三峽謂巫峽黃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

走荆楚間惟三峽為至險舟行可畏用謂三峽之水徒若雷吼此未

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時吐蕃陷京

安排用莊叟莊子

適荆亦虫王粲七哀詩西京乱無象豺虎方

陝中原无消息南遊寓一隅不知天子安否如何足見其忠不

忘君竟黃屋非心黃屋即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託言黃屋也終作

師篇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隨雲拜東皇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篇東皇指楚也排席上

南斗安排謂安分排定外物用莊子養生之術甫以身去中國之地遠適荆亦東荆亦楚也逐次迎遷往衡山遊東嶽求勝境可

以養生也故隨雲拜東方之青帝開帆而上南嶽之衡山也有使即寄書使所吏功從命者玉臺新詠曲歌其估客

樂云有客數寄書无客心相憶無使長回首使如字謂思章使君也

送裴二蚪作尉永嘉

蚪樂幽切永嘉温州也此篇當次於天室之初攷之裴蚪以天室干戈前尉永嘉蔣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

銘乃永嘉元年李陽冰篆李善八分書而裴蚪作銘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厭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

日月所經叢木成陸羣山作屏故予逃世於此忘形詩人劉長卿過蚪郊園詩曰郊原春欲暮桃李落纒紛何

如尋芳草留家寄白雲又語溪觀唐賢題名有何東裴蚪字深原大歷四年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甫

流落楚蜀時蚪為道州刺史按集其在長沙有得裴道州手札詩又有裴二端公蚪旋凱道州詩是也

孤嶼亭何處此徐呂切山高天涯水氣中謂永嘉邊海也故人官

就此故人謂裴蚪也絕境與誰同絕境指孤此之遠矣隱吏逢梅福前漢梅福字子

真九江人補南昌尉居家嘗讀書養生為事王莽專政福奔妻子遊
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姓為吳市門卒

山憶謝公謝公謂靈運也靈運為永嘉守郡有名山時意遊越扁

舟吾已就就一作就把釣待秋風甫意欲往從裴尉之遊以釣於

爾絲為輪荆條為竿輪不絕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之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欵通貴欵許忽切疾貌夫子美韋書記通貴謂忽然而貴也雲淚相望懸雲泥謂貴

賤之懸隔如雲之與泥也晉書記通貴謂忽然而貴也白頭無藉在藉謝作藉南自謂年

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隔朱紋有哀憐朱紋謂韋君為書記賜錄書記

赴二捷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韋君矣詩采薇一月三捷公車留二年甫自謂也漢

公車顏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後漢志公車司馬欲浮

江海去此別意茫然注一作蒼用自負其才既見韋之通貴

欲乘桴而浮於海此亦夫子歎不遇之意余按此篇亦當次于天竺之間矣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吳門去声公寓蜀偶懷欲南下九

江春草外禹貢九江在荊州三峽暮帆前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

明月公言久寓成都賦就成都卜嚴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自養休為吏

部眠公言困於酒而眠以為留滯休如畢卓也晉畢卓字茂世大興

飲之為掌酒者所鑄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甫言非

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傳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之藥比在焉人嘗有至者未至望之

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終莫能至信哀江南賦風颺道阻蓬萊无可到之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使君拍李劍州也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

翁能化俗以李劍州比文翁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都太守仁

有材者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李官於

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李官子弟縣是大化蜀地李於京師者比

邊父南國浮雲水上多

公欲為荆楚之行尚留帶東川故繫纜父而空望南國也此詩蓋公垂除

京兆功曹乃有南往之興而不起矣

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

知君未愛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

前漢儒林傳王式詔除為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各歌

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入曰尚早未可也驪駒逸詩名也見太戴札客欲去歌之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

夫整駕珂乃適行者所鳴之玉司馬光類篇鶉為鶉雀入大水為蛤鶉入海為珂謂老鶉入水化為珂可裁為馬勒者也按集公奉宿左

省詩云不寢听金鑰因風想玉珂亦謂想朝謁也

述古二首

赤驥頓長纓

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洛詩頓主倚舊嚴李善注頓猶舍也

非無萬里

姿

飛黃神馬日行万里

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

戰國策曰夫驥之服蓋車而上太行漉汁

麗地白汗交流外阪迂延負棘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繫之驥於是悅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

鳳皇從東來

東一作天

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

飢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

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固一作因一作用昔騏驎困於

非竹實不食謂驥有万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纓鳳有應

期之瑞竹花不安則必困忍於飢餓璧君子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

祿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禮退以義知分

命之所在不苟於貪冒寵榮豈非驥鳳甘於困頓飢餓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係辭下日於利競錐刀錐取追切說文銳也謂

錐之利尺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古者敦本而抑末今市

將爭之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莊子

不自心如置膏火上自煎熬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贏音盈有餘也

爾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舜舉十六相張衡西京賦商

篇予深耕而執耨道何高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則農務重穀國家之本是以舜十六

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古虫眩邊鄙何以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商君名軼姓公孫氏相秦孝公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度壞
井田之制頭會實斂民不堪命金法令之密如牛毛然果能禁人之
不為乱乎是以陳勝天下應之如影響也夢弼謂南傷玄宗之時政
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削民膏血是知以利為政未有不乱者也當南
宗中只故用意欲敦本抑末輕
徭薄賦此則天下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推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礼云国之將必有開必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弱王莽篡國
光武中只使國祚再永矣自高祖有開其先也然豈特高祖之聖
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力光武中只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
之徒左右羽翼与光武尚洋洋天下取復土宇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
吏事俾之名奉朝請善得御功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二十八
將之功赫赫畫像南宮雲臺始非韓彭趙黼之此也肅宗中只是亦
光武之倫奈何諸將邀功養寇以自封其与寇鄧耿
賈輩遠矣用意傷肅宗无駕御英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作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靈一作雪閬中城北玉臺碧唐志閬中有靈山蒼溪有雲臺

山按圖經溪在閬中之北此所謂玉臺邪又地志高宗調露中建玉臺觀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

將崩已崩石作已一作未那知根無鬼神會根一作眼已覺氣與高

華敵此言靈山玉臺也中原格鬪且未歸兩相敵曰格鬪應結茅齋看

青壁看一作著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之吳楚也

閬水歌

嘉陵江山何所似山一作色寰宇記嘉陵江在新政縣東一里江源出散關入閬中地志曰閬江紆曲二面

環之曰閬中杜安簡曰漢江度嘉陵江一曰閬中江石黛黑碧玉相因

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浪花一作浪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

槩敵側過蕩吐浪切廣韻槩職屬方言職謂之槩或謂之槩所以意權謂之槩水雞銜魚來去

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名山志閬山多仙聖遊集圖經

曰閬州四合於郡故曰閬山亦謂之閬內閬州城南有錦屏山

南池益州記南池在閬中縣東南八里十道志在閬州

峰嶽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巴閬二州之間山多險阻而少平地也安知有蒼

池巴漢志有萬池大澤名山靈臺萬頃浸坤軸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交幽都方二十萬餘里地下有

田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呀然閬城南呀火加切字枕帶巴江

腹梳一作控三巴記閬泉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不入倍陵曲折三迴有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故唐人詩有江字

呼名午巴江學字流之句也菱荷入異縣謂地產菱荷為他縣所仰給也王安

爾雅荷稷稻共比屋稷音庚謂水有權溉之利足養稷稻歲歲常

菑月令十月穫稻九月孰者謂之半夏稻養生要集杭稻屬也亦杭

之惣名也道家大藥有用稻米杭米此則是兩物稻米粒白如霜味

甘主利五谷長肌膚好顏色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

欲人止足不使狼藉有餘之利也老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

子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熟清源多衆魚遠山岸富喬木獨歎

杜詩卷二十

歌舞散靈衣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象象瞻靈衣之披披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王堂一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項羽爭關中封高祖

於漢中漢中與閩皆屬利州路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靈衣神衣也其俗每醉必歌舞逐隊布散於靈衣之前亦若陳國風好鬼其亦荒陋之俗哉神之聰明正直况漢祖以英雄之姿肇創漢祚是亦一明王爾豈肯於空陂之上愛人酒食之祠乎

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

淫祀謂非祭而祭之也且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自古淫祀媚神微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此

甫傷世亂而祀典不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前漢局促如轅下駒駐

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局促不得騁之貌漁舟泛泛煙波之上得以自由甫謂平生有五湖之興

今羈束亂世而不得騁是以駢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死馬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

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僕馬援為伏波將軍嘗云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唐馬燧讀漢史

至此漢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乎是時吐蕃陷松維保三
州麟與之苦戰而沒失朝廷之壯士甫是以傷之也
去年江南

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謂馬麟於浔江之南討段子璋之亂時甫與麟送別把臂江上今傷

其死也江南謂遂州也後漢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

橫臆甫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因思其人而淚下露曾臆也

去秋行

去秋浔江木落時浔江有射紅亭臂鎗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

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

人部下有曲曲昔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留遂州城中漢節在匈奴中行且常持漢節是時

馬麟與吐蕃戰遂州城外吐蕃兵遂州城外巴人稀巴人屯守遂州城外吐蕃兵

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鮑氏又謂上元二

兵馬使段子璋反隋錦州遂州刺史嗣璽王巨死之節度李奐奔于成都故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皆田考之

泛江

方舟不用楫

謂並船而隨流也

極目揔無波

謂風定也

長日容杯酒

深江淨綺羅

謂江花色淨如綺羅也

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

平聲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釋名晦月尽之名也晦灰也死為灰月光尽似之也唐故事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德宗貞元五年始廢晦日置中和節

廢晦日置中和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

謂有妓也古詩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歡娛恨白頭謂公自謂也非君

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添一作禁時景迂移已尽不得不愁也

有徑金沙軟

蜀都賦金沙銀礫注永昌有水出金如沙在沙中王子年拾遺傳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曹植遠遊篇

夜光明月下照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

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

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蝶

江檻俯鴛鴦

古今注鴛鴦正鳥也

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

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一有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

謂廣德元年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

春光日自濃

一作西京疲

百戰

吐蕃犯京師郭子儀軍至驚潰子儀復長安

北闕任羣凶

意指吐蕃犯京師由程元振魚朝恩之徒

柳伉上疏吐蕃犯順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

閉塞三千里

南在閬中望乘輿所在有三千關塞之隔矣

煙花

一萬重蒙塵清露急

兩京陷帝蒙風塵出幸涉露而行蓋言急也

御宿且

誰同

且一作有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殷復前王道

高宗帝武丁也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

周遷舊國容

周謂平王也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達

萊足雲氣應合總雲龍

龍喻君雲喻臣當肅宗中以收復兩京御蓬萊殿羣臣隨帝如雲從龍唐

始都關中經安史亂遷洛陽故比之殷周乾卦雲從龍謂物各從其類也

鷓鴣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

青一作清卷与捲同

草碧

水連池牢落官軍遠

遠一作速謂兵甲已息矣

蕭條万事危

甫憂時之心切

故於万事未見其安也

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

如有別離

甫言雖有兄弟而為喪亂阻隔不得相保耳

巴山春色靜巴山蜀山也

入眼

北望轉逶迤

北望謂長安在蜀之北也章華賦振華袖以逶迤

日月還相鬪

前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章昭曰星相擊為鬪晉天文志元

帝大只四年十一月癸亥日鬪

星辰屢合圍

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盤史記天官書白帝行德畢昴

為之圍二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漢天文志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至平城為單于所圍夢弼謂日月相鬪星

辰合圍言上天示變

不成誅執法

執法謂熒惑星也今指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之熒惑人

主也漢天文志南宮南四星執法中端內

焉得變危機

焉於慶反安也

張揖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大角纏兵氣

謂祿山陷京師天王

以誅之則危機不得息矣

鈞陳出帝畿

鈞陳王

續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座庭其兩旁

三星曰攝提魏都賦茲回內巖兵纏紫機

鈞陳出帝畿

鈞陳王

主行宮也出帝畿言乘輿出幸也兩都賦周以鈞陳之位注引漢書

音義鈞陳者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服虔甘泉賦注紫宮外

營鈞陳也隋天文志

煙塵昏御道昔舊把天衣一作固无牽白馬幾至著

青衣言父老不欲乘輿
之出皆牽挽帝衣也
行在諸軍闕言軍士稀少也來朝大將稀

言藩鎮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公傷賢者避地多如呂望隱於屠釣今乘輿能

如文王遇之而共載而歸乎劉向列仙傳呂望冀州人也避地隱遼東三十年適周匿磻溪得兵鈴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賢載

而歸佐武王伐紂作陰謀百餘篇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為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釣於磻溪文王幸而用之封於齊

再有朝廷乱謂吐蕃再陷京城代宗幸陝也難知消息真近聞王在洛

復道使歸秦一作回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一作

作哭蕭關迷北上譏代宗之乘輿有異乎武帝之行幸雍祠滄

海欲東巡謂代宗之幸陝欲回中道北出蕭關也蕭關縣屬原州敢料安危體猶

多老大臣言朝廷老臣猶多國豈無嵇紹血豈一作得言艱

者豈无忠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按晉書忠義傳嵇康之子嵇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

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榻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不可去也

灑屬車塵司馬相如諫獵書

聞說初東幸

說一作道孤兒却走多

此公聞官軍逃亡而作也

帝紀羽林孤兒主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於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也難分太倉粟

用之也前漢志太倉粟競棄魚陽戈

魚陽公與韓構難戰日暮胡虜登前殿

謂吐蕃酋王公出御河

謂公得無中夜舞

得无一作忍為言英雄之士於斯時豈无觀望

也得無中夜舞

英雄豪者名時与珉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

鷄鳴起无牙曰此非惡声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

豪傑並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刘琨与親舊書誰憶大風歌

言无人守四方也漢高帝作大風歌曰春色生烽燧

泣碎羅

幽人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推有烽燧此君臣重修德

猶足見時和

題

草立爾巴西綠空城白日長

城上王荆公

風吹花片片春登湯水

茫茫一作春送八駿隨天子周穆天子傳天子西濟河乃命正父祭父受敕憲用乘八駿之乘天

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綠耳踏輪山子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周地翻羽奔雷越影踰輝超光騰

雲霧挾翼穆王保智遠謀使職迹周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自服羣臣從武皇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侵尋

於泰山其所巡幸周八千里羣臣之從可知矣餘見本紀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亂立宗出幸蜀人在巴之西昔周穆天子僎武帝皆出巡狩以比立

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特云巡狩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

陽是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杜詩卷二十

十五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廣德二年自梓甫往閬中

登樓

此聞代宗車駕還長安而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

地

一作春水沁天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有之非獨今也玄中記天下之大者水焉浮天載地

玉壘浮

雲變古今

蜀有玉壘銅梁二山縵使玉壘為古今英雄割據百千

開雲關以為門包玉壘以為宇地志玉壘山前水出焉在成都西北

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此聯又謂今朝廷如北極之尊終不改移爾西

山吐蕃之寇無用相侵也或謂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

梁甫吟

昔諸葛亮佐先主圖收復功未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

吟故甫因吐蕃之亂傷朝廷无諸葛之才也。魯管又引資治通鑑

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

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壞邪梁甫吟未句罪晏子公意在元載乎今併錄之

遣憤

聞道花門將

謂回紇也

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

謂長安也

誰復

總戎機

戎一作兵木蘭詩方里赴戎機

蜂虿終懷毒

左氏傳君无謂邪小

雷

霆可震威

或謂寶曆間回紇請助國討賊廣德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入寇永泰元年又以吐蕃回紇党項入醴泉

郭子儀說回紇使擊吐蕃此詩當謂是邪夢弼謂時祿山亂回紇以兵助帝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驕暴難制故欲帝早加以威震之无使

彼再效祿山之陷京闕也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震之以威豈有不摧折者乎

莫令鞭血地再濕

漢臣衣

漢書禁臯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乃指禁中也春秋傳鞭之見血任功書鞭血四海流離无所

釋悶

廣德元年吐蕃復陷京師二年春已聞車駕復還長安而作也

四海十年不解兵

時廣德二年也推而上之至天寶十四載九十年矣

犬羊也復臨

咸京

咸謂咸陽即西京也言祿山連結吐蕃復陷京師也

失道非關出襄野

喻代宗避亂出奔迷

道也莊子徐无鬼笱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

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揭鞭勿心是過湖城

言代宗幸陝所經之地也世說晉王敦率兵內向明帝騎巴童

馬齋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晝夢日鏡其城忽然驚覓曰營中有黃鬚解甲奴未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金陵地名有湖陰按前漢志京西有湖縣故曰湖武帝建元元年更名黃帝鼎湖所在

火照夜屍縱橫烽燧傳報殺戮之多也烽燧廣雅曰燒零龍也即高土臺臺上作桔臯桔臯頭有瓶零以新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冠燔燧夜則奉烽唐六典唐鎮戍烽燧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邊

者築城以置之其故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奉一炬謂之平安火也

天子亦應厭奔走車駕雖歸長安而當時亦有乞遷

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譏聚斂之重也

聞道壁聲能能一作今壁聲程元振也時元振用事致令吐蕃入寇公詩謂未聞元振之死蓋罪代宗不能正典刑以戮之按代宗幸陝削

奪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私入京師圖不執事長流涿州

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

塵清老翁角自謂也傷干戈未盡也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疑指南山群盜也及之資洽通鑑廣德二年吐蕃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弟

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合所在為患丁巳以太
子質各薛景仙為南山五合防禦使以討之是也按南史侯景傳先
是大同中童謡歌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焄陽之賊求錦朝廷
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纓欲以應讖

豪且逐風塵起或謂祿山之反不逞之徒皆乘此為亂說者又謂豈懷恩之反有從亂者乎風塵喻亂也

不聞漢主放妃嬪託漢以言唐肅宗誅楊貴妃斥宮人也按乾元元年出宮女三千人近靜潼

關掃蜂蟻此八公戒約虜豪子之辭也謂哥舒翰守潼關為賊所破遂陷兩京肅宗鳩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也

毀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此告之以必破亡之證也然毀前兵馬乃

神策軍天子親征群盜空風而敗恐碎若未如面縛歸金闕一作

作知左傳許萬一皇恩下玉墀此又教之以未如前期海過背

子面縛銜壁萬一皇恩下玉墀縛歸降京師庶幾皇恩尚有赦

宥之理也時賊黨來降者帝復授以節鎮河北之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一作閬州王使君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斷斷一作短愁從舞袖

長二天開寵餞開一作悲二天美王閬州蕭遂州能相谷庇也

後送刺史蘇章字孺文仕冀州刺史故人為清

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職乃請太守為主酒殺陳五馬爛光輝

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

千里潮風煙望似俱宜下鳳凰

此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賈誼子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或謂昔蕭史王子喬皆神仙人也蕭與秦女乘鳳而去喬亦乘白鶴而飛此皆美二公之不凡也

滕王亭子

亭在玉臺觀內滕王高宗調露中任閩州刺史一作閩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依滕王曾典

此州按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閩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也

君王臺榭枕巴山

枕之任切粵自漢魏以來有封國者得臣其吏民故稱君王也亦雅釋宮四方而高曰臺

無室曰榭萬丈丹梯尚可攀

言其亭之高也謝玄暉敬亭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春日

鷺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

葛洪神仙傳淮南王丹成入山穴邪子隨八十餘宿行度數百里有宮殿官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得符乘而歸成都述異記濟陽山有麻姑仙俗說山上則有金雞鳴玉犬吠

清江碧石傷心麗

碧嫩蕊濃花滿日班此聯成乎物而入到于今歌出牧
來遊此地不知還傷其人之亡也

玉臺觀觀諦視也觀在高處其中有臺

中天積翠玉臺遙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頗延年應詔

上帝高居絳節朝帝之高居而在道觀故直指為上遂

有馮夷來擊鼓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

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焉冰夷无夷即冰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

朴子釋鬼德為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冷傳

馮夷亞農華陰墮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龍象河伯

何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之夫人張華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

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始知羸女善

為河伯道豈同哉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

吹簫秦本紀大費佐舜是為伯翳賜姓羸氏劉向列仙傳蕭史者

秦穆公女弄玉之夫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數年吹似鳳凰

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凰臺

差烏鵲橋淮南子烏鵲填河更肯紅顏生羽翼謂飛仙也便應

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石林葉夢得曰此聯若不用猶自兩字則其餘八字凡亭子皆可不必滕王也此皆公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鳥雀荒

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吹尺千騎把霓旌梁孝王傳得賜

天子旌旗千乘萬騎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玉臺浩劫之觀乃滕王於

元始浩劫之家按集有道林二寺詩云塔劫宮墻壯麗敵又李益詩浩劫浮靈臺是也或曰塔之一級二級為一劫二劫平臺

訪古遊以比梁孝王之平臺也漢梁孝王太子治宮室為樓道自宮運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絲雲肅史

駐以比蕭史之鳳臺也江文通雜體詩猶文字魯宮留以魯共

王也王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宮闕通羣

帝言臺觀之高可以上通天帝也度人經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帝山海經大荒之中有黃木赤枝群帝取藥呂氏春秋伊尹曰常

山之北救淵之上乾坤到十洲以臺在道觀中於天地之間由出有界焉羣帝取食乾坤到十洲可以到神仙十洲也按東方朔十

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說八方巨海之中祖洲瀛洲元洲炎洲長洲充洲鳳麟洲聚屋洲流洲生洲十洲始知方朔非世俗人是以

延之曲空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焉又見王子年仙傳拾遺人傳有望鶴時過北山頭列仙傳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上公

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猴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得到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舟楫欹斜疾疾一作甚

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古詩穆之清風至吹我羅衣裾

青袍似春草脩雲從風舒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見一作是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杜詩卷九一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此齊陽松玠談數沈隱侯詩 全

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甫以避難奔走入蜀故云竄身劉公幹 同病得

韋郎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吳越春秋子胥曰 天下干戈滿

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一作春鬢 為

問南溪竹一作筍南溪即 抽梢合過牆公自注余草堂在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殊方謂劍南故人指嚴武也 重鎮還須濟世才重直

常怪偏裨終日待謂諸

不知旌節隔年迴旌節謂導引 欲辭巴徼啼鶯合

遠下荆門去鷁催去鷁謂督行船也鷁水鳥也今

啼鶯合謂

春正懷也

貴人船前畫作青雀以驚水怪是

地方言曰鷓者謂之閣間注云今江東船頭屋謂之飛閣甫与武有
世契武為成都尹甫依之及武入朝甫之巴峽今甫聞武再鎮蜀故
欲辭蜀之巴峽下楚之荆門以迎武也
身老時危思會面古詩道路阻且長面會安可知一生

襟抱向誰開襟一作懷言無知己者也

奉待高常侍待一作寄一作寄高三十五大夫高適代崔光遠為西川節度使以亡松維

保三州及雪山新築二城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汶水在鄆州中都縣甫与適相別於汶上已多年矣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

在濟南魯北蜀亦有汶川出西山有汶水縣予按魯之汶川也飛騰無

那故人何

那乃个切故人謂適也初甫與適皆拜拾遺其後適官至散騎常侍則其飛英聲騰茂實甫無以及之也

揔戎楚蜀應全未

揔戎乃大將之權適先除揚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廣德二年乃召還以李輔國之毀出焉

彭蜀二州刺史蓋言雖揔戎於楚与蜀而年猶未老也

方駕曹劉不啻過

駕或作價方駕謂齊驅也論其

文章蓋過於曹植劉楨遠矣

今日朝廷須汲黯

汲黯傳數以直諫上怒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綴愛身奈辱朝廷何

中原將帥憶廉頗

言適之為將其賢有如廉頗也馮唐傳文帝輦過郎署問唐曰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牧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牧尚不如廉頗之為將也
上聞之拊髀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為將豈憂匈奴哉
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時適在成都起發赴召去甫相別也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

將赴朝廷一作寄梓州張使君

淮海維揚一俊人章彝乃揚州人也昔禹貢淮海維揚州鶴冠子德方人者謂俊金章紫綬

照青春青春美章彝之少年也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國太尉皆秦官金印紫綬顏師古音義引漢儀云銀印比青龜鈕其文曰

指麾能事迴天地時段子璋反東

訓練強兵動鬼神美其治軍之威

湘西不得歸關羽關羽字雲長三羽在湘西而不得歸

河內猶宜借寇恂美其治軍之威

蜀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為襄陽太守濫寇河內猶宜借寇恂

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幸益州拜羽董荊州事

美草尋之善守東川如寇恂之不得去河內也恂字子翼武收河

內拜恂為太守移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

而竟不拜郡百姓選道曰欲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陶
朝觀從容問幽側
宋書恩幸傳論曰明揚幽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
兩句通義紅言花也素言絮也
日長唯鳥雀

春遠獨柴荆
言无往來之人故獨柴荆而已
數有關中亂
數色角切頗也
何曾劔

外清故鄉歸不得
鄉一作閑
地入亞夫營
此指言長安屯兵乃公之故鄉而為軍營矣昔

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漢文帝自勞軍至其營長揖不拜營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春寒

霧隱平郊樹
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
風含廣岸波
沉沉春色靜
慘

慘暮雲多
戍鼓猶長擊
言吐蕃之亂至今春尚防戍也
林鴛鴦
遂不歌
忽

思高宴會
古詩今日良宴會
朱袖拂雲和
謂樂舞也周禮春官大司馬

注云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雙燕鳥

旅食驚雙燕一作雙飛

飛鷺

啣泥入北堂

古詩思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堂

應同避

燥濕

左氏襄十七年傳子罕曰吾脩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風雨

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

際來時道路長

梁只鈞詩問余未何遲山川幾紆直

今秋天地在吾亦離

殊方

離力智功此用託物以見已意也言當秋而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舍此而去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

百舌禽名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而鳴易緯通卦驗百舌者反舌也能

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朝野發載百舌春轉夏止唯食蜚蠊正月凍開刺出而來十月蛻藏而往月令仲春反舌无声

知音

兼眾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

梁蕭子暉反舌賦春霖霏而花密

枝高

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周書時訓曰三種之日蟬娘生又五日鳴始鳴又五

日反舌无声是謂陰息反舌有舌佞人在側

喜雨

春旱天地昏

春旱一作旱春謂煙塵四起也

日色赤如血

謂旱之甚也昔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壬辰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甲午又如之

赤如血甲午又如之

農事都已休

已一作未兵戈况騷屑

騷屑不安貌時

永王璘在漢中只越之間盜賊因之而起也

巴人困軍須

謂若於魏軌也寰宇記閬中春秋之巴國也有渝水焉

慟哭厚土熱

謂怨氣上感農月為之大旱也

滄江夜來雨

謂雪真宰罪一雪

也穀根少蘇息

診音疾陰陽錯謬之效氣也

何由見益歲

國語晉无益歲

解我憂思結

群發羣山雲

交會果不斷絕安

得鞭雷公滂沱洗

南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也按甫意只越

欲鞭馳雷車滂沱而雨一洗只越之

亂且越平則人獲安居天時自得何憂旱乾哉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籍甚黃丞相

以黃霸美李使君也前漢陸賈游漢庭名其籍甚孟康注曰籍甚盛也

能名自穎

川

黃霸傳霸字次公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為穎川太守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

為丞相古鴈門太守行臨部居職不敢行私治有能名遠近所聞

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馬何時到

東方朔外傳郡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

雙魚會早傳

獨李使君

到江早寄書達甫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

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老思筇竹杖冬要錦

衾眠

甫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筇竹錦衾二物皆蜀之土宜故甫及之

不作臨歧恨唯聽舉

最先

聽讀平声京房傳化行縣中丞最當此

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

醒蘇

遇害陳公殞

唐拾遺陳子昂嘗為縣令

于今蜀道憐君行

射洪縣

射洪唐劍南道梓州

為我一潸然

潸師葢切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

唐客居天邊遭兵馬之亂歸鄉不得

宜不悲

隴右河源不種田

通鑑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田畝廢而不耕矣唐隴右道者禹貢

雍州之域自隴而西尺其地也雍州自岐隴已北為

胡騎羌兵入

巴蜀

是年十二月吐蕃又陷松維保三州高道不能救於是劍南

前飛

巴字巴本國后為州因取國以名焉

洪濤滔天風拔木

喻天下兵革不寧

民雁墊溺之患也

秃鷲後鴻鵠

鴻一作黃鷲音秋水鳥也謂巴蜀驩動屢因羽翰之便以附書歸鄉也

九度附書

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自廣德一年逆數至天寶十四年凡十年矣淮南說林訓親莫親於

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婦女一作婦人古詩威帝時童謡曰小麥

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与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夢弼謂凡此句中每函問答之詞用之是詩意原於此

東至雀壁西

梁洋

西一作北集壁梁洋四川屬山南西道

問誰腰鎌胡與羌

時吐蕃与回紇入寇四州之民

皆奔山谷腰鎌獲麥惟羌与胡而已鮑照東武吟腰鎌刈葵藿倚杖收雞豚

豈無蜀兵三千人部

領辛苦江山長

部晋作簿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遇賊衝突江山險澁士卒至有介胃生虫而不得休息者矣

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烏孫公主歌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莊子乘

彼白雲至干帝鄉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

汨古忽切唐韻汨沒也

悠悠經十年

自天寶十四年至廣德二年凡十年

也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甫初欲自閬中而之荆楚今開職武再至成都故南下之計不

成而復歸西川也

物役水虛照

言身為物所役水亦虛徒相照而不得優遊而觀賞之也

魂傷山

寂然我生無倚著

略切盡室畏途邊

尺室謂全家也畏途者言道路盜賊險阻

也左氏傳尺室以行莊子蓬生空備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長林偃風色

廻復意猶迷

廻一作往衫裏翠微潤

裏音昌邑言山中翠微

之氣潤曼衣服也亦雅釋山山未及上曰翠微

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

棧閣道也避一

作橋斷却尋溪何日于戈盡

謂吐蕃亂也飄飄如老妻

行色迹隱見

見形句切言山有高下林木有藏顯其行李物人色或見或隱也莊子盜跖篇車馬行也

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

枕披耕切彈也枕余救切龍訛胡

之人以其有魘魅而轉石驚之

攄巧落狃麗

攄異物志狃類露鼻尾長四五

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其鼻建安臨淮皆有之麗大如猿皮翼若蝙蝠其飛善以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石飛生飛生子故也東吳

諸郡有之 真供一 笑樂似欲慰窮途

閬州別房太尉墓

閬州太守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常與嚴武等交結賤鄧州刺史

上元元年為涪州刺史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六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書上皇

入蜀瑄建議請分諸王鎮天下其右賀蘭進明以此譏之肅宗瑄去是卒廢不專以陳陶之敗也司空圖房太

尉漢中詩曰物望傾心以凶渠破膽頰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附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圖博亨多聞嘗謂

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未今唐書不載此語惜哉不為圖白之也

他鄉復行役 駐馬別孤墳 近淚無乾土

言淚多而濕之也

低空

有斷雲對暮陪謝傳

甫自言昔嘗對房太尉圍碁如陪謝安也晉謝安字安石薨贈大傳初符堅

入寇諸將退敗堅次于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玄入問計安石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

便攝於床上了

把劍覓徐君

把劍甫以季札自比將欲出之於房太尉之墓也劉向新序延陵季

子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有上國之使而未獻也其心許之致使於晉反則徐君以死於是劍帶徐

君墓攝而去

唯見林花落 鶯啼送客聞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此詩廣德二年春作嚴武先鎮蜀甫依之武趨朝蜀亂甫遂去之梓閣公聞武再鎮蜀故欲復歸草堂也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

真一作直昔文翁為蜀郡太守故以

比嚴武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至郡

合符之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符者左留京師右以與之東觀漢記岸賞上議二千石皆以選出刻符典但使閭閻還揖讓與鄰里相愛也敢論松竹久荒

千里

魚知丙穴由來美

由舊作猶後漢郡國志漢中郡沔陽

縣西有丙穴瀨道元水經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月入水泉縣注魚自穴下還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懷宇記興州順政縣東南

七十里有大丙山小丙山其山北有穴方圓二丈餘其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名丙穴周地圖云其穴向丙因以為名沮水經穴間而過

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二月時則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連綿從穴出相傳為嘉魚出丙水也酉陽雜俎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温神農

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令人肥健悅懌酒憶郫筒不用沾

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也酒憶郫筒不用沾

此成都記郫縣因水得名居人以筒釀酒蜀王杜宇所都華陽風俗

錄鄂人剝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包以焦葉信宿香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鄂筒夢弼謂此說非也鄂筒乃酒器也鄂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鄂筒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基子鄂筒當酒壺是也

武昔昔過余之草幾迴書札待潛夫自比也五馬舊曾諸小徑謂

處處青江帶白蘋爾雅釋草曰蘋之大者曰蘋故園猶得見殘春故園指成

都草堂也雪山片候無兵馬謂西山之錦里逢迎有主

人謂嚴武再鎮成都也戰國東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

鵝鴨惱比隣比頻脂切近也甫於武有故舊之好而能如此則甫之厚德與夫慎重可見矣習池未覺

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武每訪草堂酣飲賦詠故甫自比之習此荊州則以比武之來宴賞

竹寒沙碧浣花溪梁益記溪水出渝江居人多造絲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爲崔盛宅捨爲寺今尚存焉

菱刺藤梢咫尺迷菱一作橘甫離草堂之夕宜其荒蕪矣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解佳買切曉也書籤藥裹封蛛網籤千

廉切 野店山橋送馬蹄言橋與店空送馬蹄於道中往來而已孟甫不在草堂故也肯藉

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判並官切後漢周澤傳澤為太常清樂循行盡敬宗

廟常財病又魯員妻關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年二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齊一

日不齋醉如泥余按神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矣

常苦沙崩損樂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尺新松甫拍手植四松也按集有惡竹應須斬萬竿甫歸故林竹之惡者

斫之護其新美者按集有詩曰今晨去千竿又曰步樂萬竹疎是也生理祇憑黃閣老甫言生計皆仰于嚴

武也國史補兩衰顏欲付紫金丹丹賜抱陽山人大藥證煉粉為鈇化石為塵自然伏火去

鈇取丹更入華池還源反色再入神室更養火六十日三年奔走

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古詩有行路難篇

錦官城西生事微官或作里王荆公作錦官生事城西微甫言傳有常產也烏皮几在

還思歸謂以烏皮為几也謝眺詠烏皮隱几詩蠅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昔去為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恐經亂離而人物交易也側身天地更

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甫言厭奔走也共說總戎雲鳥陣戎

謂嚴武為元帥也太公六韜曰既以被山而處以為雲鳥之陣陰陽皆備又曰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

不妨遊子芟荷衣遊子甫自謂也甫欲參軍謀不妨吾逸態而衣芟荷之衣也屈原離騷篇

與芟荷以為衣芟集芙蓉以為裳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

君以足議諸昆季

馬首自見鹽亭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高山擁縣青雲溪淡淡

一作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鬱

若相如儻若君平王褒曉暉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嚴家聚德星德星復以比嚴氏也異苑陳寔字仲弓荀

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

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此貨助邊長歌意無極好

杜詩卷廿一

為老夫聽為于偽切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

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遊冰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

每且之海上從鷗鳥遊

歸鴈喜青天

鴈一作鳥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房瑄相肅宗以事責官右為漢州刺史西池乃瑄所鑿也寶應二年瑄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

政化尊絲孰政是義切尊音純大凡尊尊須用蓋政以物性最相宜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

敵此幾曰千里尊羹未下蓋政千里乃湖名也本章尊生水中華似亮葵三月至八月為絲尊九月至十一月名瑰尊春夏幼長肥滑為絲

尊至冬短為猪
尊亦名龜尊
刀鳴鱗縷飛
漢制二千石
卓蓋朱兩播
灘淺正相依
潘安仁西征賦饗
人切縷寫刀若飛
使君雙卓蓋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
池或作亭見前篇
眠沙泛浦白於雲
鳳凰池

上應迴首
公以自只也晉荀勗罷中書令為尚書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
為報籠隨王

右軍
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馬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

當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王羲之守永嘉五馬常相隨騷人為之吟曰旌旆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人愛使君好換

鵝非俗書凡軍禮將軍伏鉞闔外晉左右列戍以將軍守之如唐之觀察節度也

答呂揚梓州

閱到揚公池水頭
坐逢楊子鎮東州
東州梓州路也
却向青

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
揚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

利在梓州青溪之西号为揚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甫有應載阿戎遊之句以美之按晉阮籍謂王渾曰与卿語不若与阿戎談戎乃

子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

佛書有曰問世尊安穩否

從來不奉一行書

戶行

郎因知貧病人須弃能使韋郎跡也

此公識之辭也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

樊作男兒一生无成頭皓白李陵書男兒生无所成名

牙齒

欲落莫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

天寶九載明皇納太清宮之議以明年朝獻大明宮龍朔

應及郊甫乃獻三大禮賦以預言其事帝奇之長安志大明宮龍朔二在大加與章曰蓬萊宮咸亨三年曰含光宮長安元年復曰大明

宮

自怪

一日聲輝赫

集賢學士如堵

禮射義孔

相之圃觀者如堵

觀我落筆中書堂

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按新唐書甫獻三賦帝奇之使待

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筆又按開元十三年改集賢殿書院內五品以上為李士六品以下為直李

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

命論高勢動人主

士

往時文彩動人主

命論高勢動人主

此日飢寒趨路傍

至德二載甫受左拾遺及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不宜發肅宗怒出
為華州司功屬關輔亂棄官寓同谷自負薪採橡備不給遂出
蜀卜居 **晚將未契託年少** 年少指嚴武也甫去武父嚴挺之
素善武時年尚少鎮成都甫往依
成都 **當面輸心背面笑** 輸一作論按
唐新書甫嘗
焉故也按陸士衡莫逝賦託 **當面輸心背面笑**
未契於右生念將老而為客 **當面輸心背面笑**
登武床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子武外若不忤中街之一日欲殺甫
集吏於門武將出冠挂于簾上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武去甫由是
有隙故甫譏其不以誠相待而有是作也或者又謂唐史氏承范慮
雲溪友議之誤以公詩考之武求鎮蜀甫再依武相敬洽無恨恨意
史氏當 **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失之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

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蒙卦家家迎薊子薊子居

薊子壺公皆神仙入以比司馬也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其迫逐

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處處識壺公方術傳費長

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徑跳入壺中長嘯峨

嶺北潛行玉壘東峨嶺玉壘二山皆在蜀潛行謂晦迹也有時騎猛虎虛

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此聯已下公自叙也望雲

悲輒軻輒音坎或作坎軻音可或從土皆不得志也七諫篇然輒軻而留連畢景羨冲融

冲融言司馬養和氣如陽春也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

口倚劍短亭中

此聯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者也

永作殊方客殘生

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此乞憐於司馬也莊子逍遙游篇列

子馭風而行冷然善也

春歸

此言歸當春時非謂春色之歸也

苔迳臨江竹茅簷覆地花

覆讀去聲甫避揚子琳之亂適東川寇平復以春時歸草

堂喜見其當迳之竹臨江而茂倚簷之花覆地而榮也

別來頻甲子倏忽又春華

倏音叔倏忽心大疾走也甲子記時節也謂之頻則歷時之已久及歸到草堂驚其景物之變倏忽又春華也按集有云甲子西南異甲子混泥塗皆言其歷時之多也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

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

梗古杏切

吾生亦有涯

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此身醒復醉

此身一依且應

乘興即為家

歸來

此篇叙其父往東川而歸也

客裏有所過作過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秩

壁魚乾謝玄暉詩陵澗尋我屋散秩問所知注秩書衣也壁魚本草謂之白魚爾雅謂之蟬白魚蟬音潭又音尋

郭璞注衣書中蟲一名蚋魚段成式酉陽雜俎補闕張周見壁魚子化為白魚固知列子朽瓜為魚之言不妄今人呼為壁

魚是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一作低頭憑誰給麪

葉甫欲得麪葉以造酒也細酌老江干干淮也使信詩開君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

虞嚴武鎮成都卒於未泰元年夏四月朝廷有詔崔光遠代之未幾朝廷復詔光遠還朝聽薦人自代光遠遂表郭英又崔

肝光遠之族弟素與英又不平遂舉兵攻殺之亂成都者崔肝也而云蠻夷者蓋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則夷狄之崔肝以

臣叛君無君臣上下之分非夷狄而何甫築草堂於浣花里請因避成都之亂遂去之東川亂定復歸成都無虞乃無憂也

陳初亂時甫請歷陳初反覆乃須臾一作斯須大將赴朝

廷謂崔光羣小起異圖謂崔旰中宵斬白馬明與軟氣

已鹿鑿山洽切後漢隗囂傳牽馬劍刀奉盤錯鏃遂割牲而

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軟血解兵為盟又云文欽驍果

猛西取印南兵北斷劍閣隅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

劍閣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洙云即揚子琳栢正節

州刺史其勢不兩大左氏傳物莫能兩大前漢始聞

蕃漢殊兩卒却倒戈一作兩卒倒干賊臣互相誅

昔漢高刑白馬與羣臣盟今叶乘光遠入朝欲殺英又中夜斬

白馬軟血盟誓遂與兵攻英又西取印南之兵以收揚子琳

相正節此則斷劍閣以自守旰署其黨羽十人為刺史欲相連

結奈何勢不兩大小人見利則爭安能屈已相專是以肺腑各

異如蕃漢之不相入終也焉知肘腋禍戰國策趙報魏城自

兩卒倒戈相攻旰遂見殺

及鼻鏡徒鼻鳥食母破鏡食父喻賊臣不知君臣之分肘

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龜

而虎眼鏡漢五月五日作鼻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楞

嚴經如士梟等附魏為兒及破鏡鳥以毒樹果抱成其子父母皆遭其食漢書志以為為獸楞嚴經以為鳥

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左氏僖公五年傳孤

誰適萬人欲為魚唐諱民改作人左氏昭公元年傳劉定

唱和作威福洪範臣有作福

孰能辨無辜方崔肝之攻子琳正節二子復率兵討

眼前列扭械晉

作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作流

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吁嘆辭也前列扭械後吹笙

賤子且奔走賤子甫

三年望東吳謂也

地志亦足驚嘆也卒仲雍亦傳國至曾孫武王克商因而封之也

卒仲雍亦傳國至曾孫武王克商因而封之也

海難為遊五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之侵曰五湖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一名震澤一名笠澤

名雷澤一名太湖一名玉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

五湖東道長洲松江水南道烏程雲溪水西道義興荆溪水北道晉陵隔湖水東南道嘉興苕溪水余以國語考之吳越戰

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不忍竟舍此

榛蕪

雜它計切周禮鄭氏注雜剪也一云除草也故甫是以待望東吳之地移居夔州蓋避蜀亂欲迤邐下峽之

荆南復顧四海之內弧矢皆紛亂不敢泛遊五湖又却歸成都交雜草堂之荒穢聊且駐居於此也

在

甫昔於草堂植四松今歸猶在按集有詩云尚念四小松蔓草與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冷又云新松恨不高千尺

足知甫眷眷於此松而不忘也

步堞萬竹疎

堞徒協切矮牆也按集有詩云我有陰江竹又云今晨去

千竿又云惡竹應須斬萬竿乃知甫植竹若此之盛多也堞一作襍宋表繁為丹陽尹常步襍白楊郊野間

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

提榼壺劉伶酒德頌動則擊榼提壺

大官喜我來

喜一遣騎問所須城

郭喜我來

喜一賓客隘村墟

喜一此甫全用木蘭詩体天下尚未空

健兒勝腐儒

謂兵革之際武夫得志儒道不振也漢黥布傳上對眾折隨何曰為天下安用腐儒哉

飄飄風塵際

飄飄

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

疣羽

贅之銳切疣贅無用之物甫傷時不已用也莊子駢拇篇附贅懸疣出乎形哉

骨髓幸未枯

昔者

七十而致政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有是句

飲啄媿殘生

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不斲畜乎樊中

食薇不敢餘

薇蕨菜也甫言其貧食之薄也昔夷齊隱于首陽采薇而食之古詩食薇

不願餘

除草

去藜草也藜音潛又徐炎切山莊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

蠆丑賣切左氏傳蜂

蠆猶有毒

其多彌道周

言藜草弥滿生於脩遠險阻之道傍往往有觸之者其草之芒刺能螫人其毒

有甚於蜂之蠆也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

鳥能待高秋

草喻小人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

以喻罰為待高秋

霜雪三露凝蕙葉亦難留

子今惠草同為霜雪所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也

荷鋤先童雉

求轉置水中央

豈無雙釣舟

水化也周禮雞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是也

頑根易滋蔓

依舊上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小人立黨以黨滋盛固不可近也

艾美不可闕疾

惡信如讎

左氏隱公六年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則善者信矣甫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

四松

何贊書序闊步文翁房裏月
閑尋杜甫宅前松謂此也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

人長

曲禮離坐離立按集有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謂始移小松植於草堂不過高三尺避亂往東川凡經三載矣

今來歸已離立如人長又云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矣會看根不拔

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踈柯亦昂藏所插小藩

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振直庚切撥比未切振撥觸撼貌得愧

千葉黃籬以護松既破則松有觸撼而千葉黃也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

甫傷兵乱尚不保其故居况吾敢為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者乎避賊今始歸春草滿

空堂覽物嘆衰謝及茲慰淒涼按集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是也清

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婆以一為聊待偃

蓋張待一作將抱朴子有大陵偃蓋之松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生

無根蒂求欲長与松為伴偶理難定也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忘勿矜千

載後慘澹蟠穹蒼乃若千載之後勢蟠穹蒼又非吾之可知何矜惜之有乎玉策記千歲松四邊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郭璞遊仙詩高浪駕蓬萊

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遊子甫自謂也門戶無人持謂持

守也古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高岸尚為谷詩正月篇何傷浮柱歎

扶持有勸誠論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恐貽識者嗤既

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謂岸谷尚有變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

蕩浮柱歎側此以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也此甫含意思諷朝廷之材當顛危際莫有扶持者矣叔孫通贊廊廟之材非一

木之臨川視萬里何必攔檻為此言王者當以天下為度一視同仁恩及無外不可

有此疆爾界之辨調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蕭宗示人不廣也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

遊

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清溪傍柴門而遊為事乎

愴惶避亂兵

避崔旰之亂往梓州也

緬

邈懷舊亡

謂遠懷草堂之故林也

隣人亦已非

謂流寓也

野竹獨脩脩

船舫不重扣

舫胡田切船傍也

埋沒已經秋

甫昨去成都已經三秋向若所後扁舟弊

而埋沒於泥沙故不堪扣其舷以節歌也

仰看兩飛翼下媿東逝流

謂在東川而未及西

歸也故者或可掘

故者謂破船也

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

角切

白屋難久留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為嘆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

時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坊在成都久待無消息終朝
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應音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
外誰知酒熟香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老儒艱難時病於

庸蜀歎其沒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嘆亦休竟無宣室召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

徒有茂陵求司馬相如傳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

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之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妻子寄他食

園林非昔遊空餘遺總在總音歲疎布也用為靈樞之浙

浙野風秋

燕入非傍舍鷗歸祗故池
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

漢其池館依舊而人不可見也梁孝感詩卧柳尚還生遂有山陽作

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作思舊賦

濟黃河以泛舟兮多慙鮑叔知

山陽鮑叔以比解斯也列子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

甚厚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世稱管鮑善交素交零落盡

劉孝標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

古而白首淚雙垂

揚旗

二一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按元稹誌公墓曰南劔節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二其夏公至錦江作此詩以美其將平吐蕃之難也

江雨颯長夏

江一作風夏日長故云長夏颯動也府中有餘清

呂氏春秋冬初筵

謂鄭公持軍嚴肅有異名也詩至止肅肅初筵

閱軍裝

閱視也羅列照廣庭

庭空六馬入

六一作四駭駭揚

旗旌

駭布可切駭羊可切馬搖頭也又高兒迴迴偃飛蓋

勢迴也熠熠迸流星

鮮明也來纏風颺急纏一作衝去擘山岳傾此聯言揚旗去疾速之狀也材

歸俯身盡妙取畧地平虹蜺就掌握虹蜺喻旗也舒卷隨

人輕二州陷大戎按代宗紀吐蕃陷松維二州二州或作三州

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按集公夔江作往在詩曰前日厭羯胡後來遭大戎羯胡謂天寶之祿山也大戎謂廣德之吐蕃也狄本

犬種今之犬戎指吐蕃也又有云近聞大戎遠道逃是也但見西嶺青西嶺即雪山也常見

援也華陽雪嶺記西南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謂

得鄭公來作鎮訓練士卒欲奪所喪之故地也時廷命鄭公拓雪嶺

斷底右臂是以威行劍外按集有早秋詩已收滴薄雲中戎更奪蓬

波雪外城此堂不易升易以政切謂食人之祿庸蜀日已空

庸蜀本蠻地漢時始通中國今鄭公來鎮守蜀中已宜靜矣吾徒

寰宇記益州古梁州也濮庸蜀之地在秦州漢中巴蜀三郡且加餐休適蠻與荆南勉眾且加餐飯無為念慮吐蕃而欲

荆蠻且以是辭以美鄭公也王粲七哀詩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立秋日兩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

塞先代切

大火復西流

大火心星也火西流則寒將至也

氏哀公十三年傳冬十二月蠡季孫問仲丘仲丘曰

飛雨動花屋

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己

窮途甫自謂知已指嚴武也

暮齒借前籌

甫依武於蜀武辟甫為幕府從事故甫言其晚年而得預節度府參謀也漢張良願借箸以籌之

已費清晨謁

那成長者謀

長丁文切甫言日過武廳謀軍府事非能成長老之謀也

解衣開北戶

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

待我札數寬厚不以幕府屬官拘檢之也

節爽乃詩題所謂立秋日氣清爽也甫素有渴疾惟得涼

則少主將歸調鼎

書說命若作和羹義爾惟鹽梅

吾還訪舊止

蘇也還朝故甫期以入相吾欲隨之歸長安也鮑照詩去鄉三十年復得還舊止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作

昨夜秋風入漢關

借漢以言唐也

朔雲邊雪立

西山即雪山

山也謂其冬夏常積雪故也

更催飛將追驕虜

漢匈奴常號李廣為飛將軍驕虜指吐蕃也

莫遣沙場匹馬還

此戒之之辭也春秋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

奉和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

嫋奴鳥切長嫋兒九歌嫋嫋兮秋風

玉帳分弓射虜營已

收滴博雲間戍

滴博屯戍之地名雲間以言其高也

更奪蓬波雪外城

城名也按編年通載廣德二年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克鹽川城吐蕃傳天宝二年已前王昱兵攻蓬波嶺輸劍南粟餉軍則蓬波遠在

雪山之外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院中一作使院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

落

王逸荔枝賦綠葉榛榛朱實叢生又

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

樓臺街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

信吾兼吏隱名

言浣花之開似笑我離草堂而兼名幕府參謀也晉山濤嘗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

非隱若以元禮為龍門則當點額暴鱗矣

到村

碧澗雖多雨

釋山夾水曰澗

秋沙先少泥

先陳作亦先見切先後也

蛟龍

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

謂為劔南節度參謀也

歸來散

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

言既離草堂而入使院則荒迳生草反相迷矣蓄

積思江漢

蓄積猶鬱結也思江漢以濯之耳

頑踈感町畦

町畦他典切畦胡圭切隴畝也畔埒也

言其稟性頑踈所感者但在町畦之間故雖朝夕在院而仍思一婦也莊子人間世篇彼且為町畦亦為町畦

暫酬知

己分還入故林栖

知己謂嚴武言况稍酬報知己之分乃遂歸草堂之故林爾王元長詩野鳥棲故林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

魏明帝詩雙梧生空井詩家用井梧自此始矣

獨宿江城蠟炬

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

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伶郎丁切俜普丁切失所

貌甫曹亂奔走自廣德二生逆數至天寶十四載凡十年矣

彊移栖息一枝安

甫時寓嚴武幕為參謀特

一枝之安也莊子逍遙遊篇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遣悶奉呈嚴鄭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

後漢郡國志廣漢郡有白水縣注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

清秋鶴髮翁

鶴髮者耆老之相度信賦子老矣鶴髮雞皮

胡為來幕下祇台在舟中

甫言暮年正可

為漁釣之遊不當來為幕客也

黃卷真如律

言詩書以禮法繩人也

青袍也自公

當也

音夜甫謂不卑小官也詩羔羊自公退食

老妻憂坐痺

痺卑利切

幼女問頭風平地

專敬倒分曹失異同

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其事而分之不知為異為同也

禮甘

衰力就義忝上官通

上官指嚴武也甫得預府幕忝通於上官矣

疇昔論詩早

甫嘗與武論詩居在早年矣

光輝仗鉞雄

武今持斧鉞之威來守蜀也

寬容存性拙

翦拂念途窮

謂嚴武奏請為參謀也劉孝標絕交論顧眙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露裊思藤

架

裊音邑

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

此兩聯言

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故如龜之在網鳥之在籠也

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

皮寒舊翠椒實兩新紅浪簸船應拆杯乾壅即空藩

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此四聯甫述草堂之興恐其差無而有歸休之意也束縛酬

知己蹉跎効小忠言性雖疎散當東縛以酬知己年雖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効小忠也周防

期稍稍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啟民歸盡角終不成

尋別業別業指草堂也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言如烏鵲之微力不足以

任真河之責也俗傳七月七夕烏鵲填河成橋以度牛女駑駘怕錦幪又如駑駘之蹇體不足

徐陵詩玉鐙繡纒會希全物色將放倚梧桐物色謂形容之衰老也甫仰望

嚴鄭公之知己者異保其天年遂其真性放令歸倚梧桐以自樂也

西山

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不消築城依白帝

依一轉粟上青天昔公孫述都成都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之上本曰白帝城是已今甫言荒山之頂

築城依傲白帝所以轉粟之艱難如上青天者也蜀將分旗鼓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勢逼近蜀故分旗鼓以

禦羌兵助鎧錠一作井泉鎧苦海切甲西南背和好殺氣

日相纏好以吐蕃背生帝時盟好而為寇不已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明皇還蜀後蜀東西兩川為兩節度列防秋三城民罷于役高適上

疏論之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踈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不聽煙塵侵火井火井在臨邛蜀都

中州大率是蜀地名言吐蕃迫蜀中也按蜀地志火井在臨邛蜀都

賊火井沉焚於幽泉高焰飛燭於天垂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

投之頃更隆隆如雷戶爛然通天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

斗盞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盞耳博物志臨邛縣南百里火井深二

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雨雪閉松州言松州已陷而閉風動

將軍幕幕一作蓋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漫謂官切漫山謂賊壘之多也

回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子弟言充人也關城未解圍記營壘關在永康鐵崖鐵馬瘦寰宇記灌口山在永康軍道守江

軍西北四十七里灌口采船稀寰宇記灌口山在永康軍道守江

灌口古所謂天彭關也此四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辯士說

句言為可憂矣故繼以下句

威元戎主將也

今朝烏鵲喜

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

欲報凱歌歸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在梓州初至斷

酒不飲篇中有戲述

西漢親王子

假漢以言唐也漢中王瑀乃讓皇帝之子汝陽王璣之弟代宗親王叔父也

成都老

客星

甫自喻也有如嚴光与光武同宿大史占客星犯帝座也

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

螢

秋一作飛王瑀乾元元年出刺蓬州与甫相別五歲矣

忍斷杯中物題注陶潛詩且進杯中物眠看

座右銘

眠一作崔瑗子玉有座右銘昔崔瑗子玉有座右銘

不能隨阜蓋阜蓋指漢中王也漢制二千石朱轡阜蓋

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

能王作登謂早出也

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

甫言

酒得病卧而不起遂斷不飲也

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

蜀都賦鰓以清醪一醉累月

江魚美可求

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終思一酪酏淨掃鴈池頭

西京雜記梁孝王有鴈池池間有鴈洲鳥渚寰宇記漢州有鴈橋以水有金鴈隱於此池日暖則見影故名或謂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

重宴高文李林亭冬賦詩而高矯詩云駕言尋鳳
侶又云乘顧俯鴈池以是知鴈池之名其來尚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
警策動貌策可擊馬謂片言

無益亦猶以策擊馬得其驚動也莊子警策我也文賦乃一篇之警
策梁鍾嶸作詩品云陳思贈弔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靈運

對中士衡擬古陶公詠貧之製惠
連搗衣之作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猶憶酒顛狂意一作記魚魯衛彌

尊重前汝陽王漢中王乃天子之叔父兄弟徐陳畧喪亡以徐

琳喻天寶中曳裾王門之賓客友已多士矣魏文帝與
吳質書徐陳畧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畧盡也空餘枚叟

在應念早升堂枚叟者乃甫以梁王兔園之客枚叟自喻也甫

結交之時不宜今日相弃也雪賦
召鄰生延枚叟論語由也升堂矣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不關輕紱冕會穎篇紱冕也說文大夫以上

雖但見避風塵甫以左拾遺出為華州功曹而遂自罷官若一輕紱冕者但以風塵之憂不得避亂也

別星橋夜華陽地志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三移斗柄春以志時也斗柄隨時

而指於昏指東則為春矣三移則三年矣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也

云非赤壁

言潼關之敗兩京遂陷其禍酷烈殆非赤壁之比也阮元喻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曰昔赤壁之役遭罹疫氣燒

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控抑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周瑜所能敗也

巾 為于偽切黃巾以喻祿山也後漢皇甫嵩傳鉅鹿張角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靈帝中平元年一時

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冠青部遊也徐州子去何賊數千人自號黃巾又鄭玄傳會黃巾冠青部遊也徐州

瀟灑

子指王侍御也余藏異隱淪甫因奔走避寇遂成隱淪非本志也餘詳見前注

無過馮 言欲寄書而乏便也蘇武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使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馮足有係帛書言其

等在其澤中故危彥龍詩寄書雲中馮為我西北飛是也衣故有

懸鷄

公自叙其貧也荀子恐懼行裝數角切伶俚傳卧疾頻子夏貧衣如懸鷄

伶郎丁切傳普

曉鷲工迸淚秋月解傷神

春鷲秋月人所賞翫而鷲所工

者在於進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感者

會面嗟移黑黑

龍門脫無肢

胼無毛手足胼

令悽話苦辛

謝靈運廬陵墓下詩令悽訖廣州古詩坎軻長辛苦

接輿

還入楚

言甫自蜀通荆衡故以接輿為比也接輿楚人論語楚狂接輿是也

王粲不歸秦

自喻不得

歸長安之故鄉故又以王粲為比也謝靈運擬魏公鄴公詩序去王粲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詩曰整裝辭秦川秣馬赴

楚

錦里殘丹竈

言去錦城之久空殘煉藥之爐矣

花溪得釣綸

言浣溪之人得我前

日所遺之

消中祇自惜

消中甫自謂有消渴之病也

晚起索誰親

索蘇

謂流寓索居而無骨肉之親也或謂索音求索之索亦通

伏柱聞周史

柱史比王公之為侍御也劉向列仙傳李

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轉為守藏史王康据詩老聃伏柱史

乘槎有漢臣

乘槎豈非

羨王侍御嘗使吐番乎餘見查上憶張騫注

鴛鴦不易狎

言王侍御不可得而

親近如鴛鴦龍虎之莫能狎馴也古樂府莫狎鴛鴦侶曹植曰嗟龍虎之未馴

客即挂冠至交非傾

蓋新

時王侍御守漢州甫自秦草莽拾遺而來今一見之有如舊相識也晉葛洪掛冠不仕孔叢子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

而語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

死無心恥賤貧

言共遭亂離而為心友真可以託死生而不以甫之貧賤為恥也

偶然存蔗

羊幸各對松筠麓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

穩長如

男大卷書勻

兩聯通義言粗糲之飯依如他日所以窮愁者在乎女長男大則婚嫁之事來

相迫矣

溯口江如練

溯音朔切又音水切此以下言王侍御之所居也樂史寰宇記李冰擁江作溯曰溯堰在

導江縣又云溯口在彭州或云溯口岷江所經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

蠶崖雪似銀

王洙云蠶崖在庭堅云蠶崖在茂州帶雪山曾言云蠶崖在松州

庭堅云蠶崖在茂州帶雪山曾言云蠶崖在松州

名園當翠巘

魚寒切野棹沒青蘋

屢喜王侯宅

王侯宅統言王侍御與嚴鄭公也

時邀江海人

甫自謂常為嚴鄭公王侍

御顧

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

甫期與王侍御心德

之芬芳有如芝蘭之秀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或謂

何煩

棟宇隣

南草堂在成都浣花里王侍御所居在導江縣故有是句陶潛答龐參軍四言詩歡心孔洽棟宇惟鄰

山陽

無俗物

言王侍御之門下无俗客也向秀与嵇康為竹林之遊經康所居之山陽作思舊賦云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

舊居阮籍謂王戎曰俗物以復來敗人意

鄭驛正留賓

又以鄭莊比王侍御之禮賢也史記鄭莊為太子舍人嘗

致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出入並鞍馬

鮑昭詩鞍馬光照地

光暉添席珍

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重遊先主廟

先主廟今在南門外

更歷少城闥

少城張儀

所築石鏡通幽鬼蜀王葬其妃琴臺隱絳脣琴臺乃司馬相如彈琴之

見前注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此兩聯又寓意傷鄭公之死朋舊凋喪今幸遇

王侍御禮待之置酒高林下觀其積水濱此聯以下甫自叙其依王侍御

也或者又謂此以結上句初以石鏡送終今墓中之人已糞土矣以

琴結夫婦之好今則徒生荆棘矣既往之事為可弔則致酒觀墓以

遣懷區區甘累趼趼古典切足瘡也莊子百舍重趼而不息稍稍息勞筋網聚

粘圓鮒絲繁煮細專專音純水菜也此聯又言歸浣花草堂之樂也餘見前注長歌敲

柳癭癭於郢切謂罇也溜也曹植詩我有柳癭瓢是也小睡凭藤輪藤輪謂車也謝鮑詩花蔓引藤

也輪是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忘无放切浮生難去食良

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令王德教淳要聞除狹偷狹烏

八切偷勇主切狹偷獸名喻盜賊也尔雅釋獸狹偷類羆虎有爪食人飛走郭璞注羆大如狗文如狸淮南子本經訓狹偷為害堯使羿殺之乃民休作畫麒麟但除狹偷為心不必志於畫形麒麟閣上也餘見今代麒麟閣注洗眼

看輕薄輕薄言交道之不終者甫蓋有激而云耳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

古重雷陳

甫之望王侍御者至矣後漢陳重与雷義為友時人語曰膠膝自謂堅不如陳与雷

送舍弟穎

穎一作穎

赴齊州二首

齊州古之齊南國也按集大歷三年

有懷穎觀諸弟詩又有弟觀迎親就當陽山居詩又有龍右月夜憶弟詩又有弟豐獨在江左詩又有弟觀藍田迎婦詩甫四弟觀豐穎已見於詩舍弟占歸章堂檢校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是也

岷嶺南蠻北

岷嶺蜀之岷峨山南蠻南詔蠻也

徐關東海西

徐關齊地也言弟穎自岷

蜀起發而之齊目

此行何日到送汝邁行啼絕域惟高枕中原而來蜀則亦以蜀為絕域大抵言異方也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

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

觀古玩切荆州記江陵有臺上有一柱眾梁拱此或云荆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復觀十道志一

柱觀荆州臨川王起眾梁華一柱麟角類事江陵臺甚大推有一柱眾梁拱之晏元獻典類荆州臨川王義慶立觀甚大但一柱

落望鄉臺

成都記隋蜀王秀所創

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日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齊州近海則去旁干戈覓

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公自言也時吐番未息故戎服

好胡服士匹馬逐秋風言弟穎之行色也莫作俱流落長瞻碣

石鴻淮南覽冥訓鉗且大丙之御去鞭奔策車莫動白卒馬莫使

論軼掃鶴於碣石附驥驥於旄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堦下新松 得露沾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 聞一依隱 踈翠近珠

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露何當一百丈歆蓋擁高

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 得香字。此二詩甫之措意極為深遠以意逆志字者當自思矣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罇涼

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得忘字

沱水臨中坐 沱唐何切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今成都則梁州之域也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是也

岷山到北堂 到一作對岷山蜀之岷峨也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 白波吹粉辟青嶂

挿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
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葉亂拂黛
石蘿長谷暗非關雨楓丹不為霜秋成玄圃外城淮南一作
子墜形刻崑崙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又曰崑崙
之仁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
志洞庭湖名在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
岳州之巴陵縣
仁壑道難忘晉謝安寓會稽與王羲之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
放情仁壑及薨贈大傳故靈運述祖德
詩云遺情捨塵物正觀仁壑美是也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得溪字。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王彥輔云即汚池也在錦城西

湍駛風醒酒

駛苦夬切疾貌也

舩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

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

古今注鴛鴦匹鳥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

巢傾

翡翠低

異物志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用以為飾

莫須驚白鷺為伴

宿清溪甫指浣花溪爾

初冬

垂老戎衣窄

謂作參軍謀也

歸休寒色深

休一作來時方戎屯以防吐蕃歸休謂休假以

洗沐也

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

著張略切

日暮習池醉

嚴鄭公出也晉山簡鎮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日出遊輒醉而歸

愁來梁甫吟

甫以諸葛亮自比也昔亮憤漢

衰亂嘗作梁甫吟今甫之愁其亦厭唐室之亂乎

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

廣雅天竺出細織成魏略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

好色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

掉徒用切搖也古今注鯨海魚

也雌

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

透迤委曲貌此兩聯皆叙織段之紋也

客云

充軍得承君終宴榮

宴榮謂安榮也

空堂魑魅走

魑魅一作魍魎空堂言堂

上無所有四壁徒立而魑魅走言鬼神驚駭此物也

高枕形神清

言爽人神思也

領客珎重意

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左氏傳服之不施之混柴荆

言柴門荆戶適足以混汚此物不相稱也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程謂法度也先王之制衣

服器用皆有尊卑貴賤等差不得奢僭踰法者也今我一賤老衲褐更無營作粗

煌煌珠宮物蒼頡篇煌煌光明也珠宮謂龍宮也寢處禍所嬰一作相嬰

也此乃貴人寢處所用一賤老受之恐增其禍耳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

有權柄衣馬自肥輕甫歎息是時當權之士奢侈自大徒務乘肥衣輕不以干戈之亂未息為念也

論語乘肥馬衣輕裘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詳未來瑱賜自盡氣

豪直阻兵瑱陟刃切來瑱為襄陽節度使上元三年肅宗追入京裴茂稱瑱屈疆難制宜早除之代宗潛令裴茂圖

之瑱擒茂妻子於漢江瑱入朝謝罪代宗怒貶播州縣尉翌日賜死於鄆縣皆聞黃金多坐見悔

吝生吝一作吝如李鼎來瑱之徒黃金雖多各罹禍柰何田舍翁甫自謂也受此厚貺

情錦鯨卷還客卷與卷同始覺心和平振我麕鹿席塵媿客

茹藜羹茹一作飯茹食也甫言自古驕侈取吝者多矣不如卷此物還客惟振其粗席之塵苟足安居而已豈有茹藜之賤

可亭此奢麗之物耶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乎此又自以卷還客始蒼心懷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何以加此家語孔子在陳藜藿不糝

至後

一作至節後

冬之至至後日初長

歲時記晉魏問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添長一線又唐雜錄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

短冬至後日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按集有至日遣興詩云愁日愁隨一線長又小至詩云刺繡五紋添弱線

遠在劍

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甫自言只服九品服尔

金谷銅駝非

故鄉

金谷園銅駝街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景乎劉禹錫揚柳詞云金谷園中鸞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梅

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望叶音志棣萼喻兄弟我集有云弟妹各何之

是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從韋二明府續覓綿竹數叢

後漢劉延傳注綿州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地十道志有紫巖山綿竹之所出焉綿竹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懸高

亭高貌江上金盃則無

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又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頗為草堂廻

為于鶴切鵝鴨宜長數數色主切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

更須裁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易以政切匡床竹火爐淮南子匡床弱席非不虛許慎注匡安也寒天

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群仙

不愁思冉冉下蓬壺蓬壺乃神仙所居之山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焉曰方

壺蓬萊是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

由化靈仙之所窰宅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范蠡扁舟小謂山水圖

所畫之舟也國語范蠡為越王句踐滅吳反至會稽
辭於句踐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鶴或作鵠古字通用此謂山水圖所畫之鶴也劉向列仙傳王子喬

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亡公接以上嵩高山
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
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此生隨萬物何路出塵氛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竝坐得或作相仙老

暫相將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

樓息其上

贈別賀蘭鈺鈺思廉切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荆榛黃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以比當時俗士之蹇淺者也

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此傷賀蘭而問之老驥倦驥首甫自

老驥之倦舉頭以求人謂無伯樂以知己也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而不能上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於是
倦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見伯樂之知已也
蒼鷹愁易馴

作飢甫以賀蘭喻如蒼鷹之愁則翅隨人苟於食養易為馴狎也魏
志曹公謂陳登曰待呂布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晉載記推

翼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
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
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

貧自古賢士君不見知未免國步初返正謂肅宗收復京師也乾坤尚

風塵謂史思明尚悲歌鬢髮白南為國遠赴相吳春謂

移居夔州既而我戀岷下芋岷山蜀之岷峨也地產芋魁可以
下峽適荆吳也充糧凶年不能飢用既去蜀故意

岷山之芋也前漢食貨志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
沃野千里有踰鴟至死不飢顏師古曰踰鴟芋也

尊音絕水菜也吳地出尊菜鱸魚賀蘭在蜀忽思吳中之尊孟感其
物而思其人故也晉張翰吳人也守官京洛忽思尊菜遂去官而歸

世說陸機云千里尊菜未下
生離與死別屈原九歌悲莫白

古鼻酸辛後漢公孫述傳可為酸鼻廣陵思王荆依飛善與東海王疆

求泰元年乙巳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

謂酒也南都賦醪敷徑寸浮蟻

若萍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周庚信謝賜酒詩浮蟻對春開

鷗泛已春聲

南越志鷗水鳥也在漲海中隨潮上

下三日風至乃去

藥許鄰人斲

公之不吝如此按集有天寒斲茨斲之句謂以鐵錐斲地而得之也

書

從稚子擎

言文書多任稚子也

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公自數老而猶參嚴

鄭公故人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隋藝文志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跡寄朝廷舊

甫歷仕玄宗肅宗代宗之三朝也

情依節制尊

甫入蜀依劍南節度嚴鄭公幕府以為參謀也

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

公欲在嚴鄭公之駕

故以陳平之貧以激之陳平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甫乃長安人避地於蜀去故鄉

有萬里之遠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秋與賦僕野人也偃息桃

源自可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

廣黃髮垂鬢怡然自樂便要還家皆出酒食數日辭出遂迷不復得路艱難味生理一作淺飄

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蜀郡廣漢郡犍為郡為二蜀也蹉跎又六年公自乾元二年冬到蜀至今永

泰元年凡六年矣客身逢故舊南与嚴公乃世契甫寓於蜀嚴公又節度劍南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發興自林泉過嬾從衣結王隱晉書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拾得殘碎繒

輦結為衣號曰百結衣文中子曰董威輦大雅吟幾於道威輦晉董京字也頻遊任履穿莊子山水

穿貧也史記滑稽傳齊人東郭先生貧困飢寒履有上無下潘籬無限景陳作潘籬頗無限恣意

買江天買一作向謂江天恣意賞眺不費錢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石鏡雪山並見前注赤管隨王命甫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有赤管也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

雙銀章付老翁銀章方賜朱服也故豈知牙齒齒落東方朔

層層齒落服名玷薦賢中甫數暮年而膺嚴

扶病垂朱紱甫嘗病渴以今歲歸休步步紫苔歸休謂休假

休文客位郊扉存晚計顏延年詩側聞幽人居郊扉暮府媿

羣材甫自謙也燕外晴絲卷卷與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

驚問我數能來

羣盜哀主粲魏王粲字仲宣中年召賈生漢文帝謫賈誼

歲餘思誼登樓初有作粲在荆州思歸嘗作登樓賦夢弼謂用

前席竟為榮帝方坐宣室受釐因感鬼神事而問之誼具道所

嚴公薦辟檢校尚書負宅入先賢傳先賢傳荆州才高處士

外郎故自比賈誼也異時懷一子二子謂王春

名謂誼之才高出乎處士之右矣應異時懷一子二子謂王春

日復含情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筓別開門
塹北行椒却背村
行胡岡切列也
梅熟許同

朱老喫松高擬對
阮生論朱阮乃劍外相知也

欲作魚梁雲復端
復一作覆讀去声
因驚四月雨聲寒
青溪先

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魚梁劈竹積石橫截中流以為聚魚之區也以溪下有蛟龍時

以雲雨魚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公不敢犯害以就利異乎世人徑行直前惟利是謀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行胡岡切
總含西嶺翠

秋雪西山白雪四時不消
門泊東吳萬里船
甫欲南下乘萬里之船而歸去吳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
色過棕亭入草亭
苗滿空山慙取

譽甫自喻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
根居隙地怯成形
今所種之藥在空際之地

欲成似物之形而怯於人之所易見也

營室

我有陰江竹

甫植萬竹於浣花溪之草堂按集有詩云入能

今朱夏寒

爾雅夏為朱明纂夏曰朱夏

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

疑鬼物憑

甚一作如

不顧剪伐殘

詩甘棠勿剪勿伐

東偏若面勢

竹以蔭東射之日隨其所向之勢也考工記審曲面勢

戶牖永可安

謂戶牖之間無氣水可以安佚也

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洵洵開奔湍

甫避亂適梓閬復歸成都再營築屋室伐竹千竿以為用謂愛惜此竹凡六載矣今晨不顧鬼物之護而剪伐之故見白日而開奔湍也

度堂匪華麗

度徒洛切

養拙異考槃

甫言藏拙於草堂之間非若碩人考槃之成樂也詩

衛國風考槃章句毛萇傳考成也槃樂也陳少南謂考擊也槃器也考擊其槃器而竟寤之也

草茅雖薶衰

病方少寬

除草曰薶言雖有薶草之勞而吾之衰病可少寬也

洗然順所適此足代

加餐

古詩上言加餐飯

寂無片芥響

甫草堂茅茨不剪椽柱仍不斲削蓋順其所適故无片芥響

也庶遂態息懽

懽起例切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堂此貫

客裏何遷次

次乃次舍遷次謂遷下此居也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

江邊正寂

寥肯來尋一老

一老甫自稱也詩十月之交不懋遺一老

愁破是今朝言司馬弟之來

破我之愁也

憂我營茅棟携錢過野橋注題他鄉惟表弟還

往莫辭遙

挈家下戎渝忠所作

宴戎州王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

謂景之勝雖絕矣而驚其身之已老我之身雖老而發其興則奇

也座從歌妓密

傳毅舞賦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座接惟忻也西京賦促中堂之密座

樂任主人

為

梁音洛謂歡樂之事任主人為之也

重碧拈春酒

拈一作拓一作擊拈魚兼指取物也按元稹元日

詩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歲假詩歲酒先拈餅不得以此知拈酒乃唐人之語也拈或作酌非是

輕紅擘荔枝

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也

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

昔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此甫以桓典比嚴侍御也

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

雲雨散喻別離也宋玉高唐賦秋風淒淒方如雨風止雨霽雲無

處所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虛費短長吟

古詩有長短吟

山帶烏蠻閣

雋州西有

烏白蠻梁益州記雋州雋山其地接諸蛮部有烏蠻秋蠻

江連白帝深

公孫述以永安為白帝城烏蠻閣白帝深

皆言其阻遠也船經一柱過

十道志一柱觀荆州羅含宅臨川王建衆

梁萃一柱鱗角類事江陵甚大惟一

柱衆梁拱之晏元叔獻典類荆州臨川王義慶於羅公洲立觀其大但一柱

留眼共登臨

留一作帶

撥悶

一作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

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麴米春乃唐之酒名也

纔傾一盞即

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

遙怜汝

峽中以篙師為長年三老今俗謂之翁

揆柁開頭捷有神

開頭一作鳴鏡揆縛

結切柁吐羅切皆行船貌

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聞高常侍亡

忠州作。舊唐書永泰元年正月已卯左散騎常侍高適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

黃門省侍中散騎對掌密命入

直殿中故潘岳秋賦云寓直散騎之省蓋騎省深嚴若今從官直舍非今所謂省也按漢書豹尾比省中注凡省皆禁禁字元后父諱

故改禁為省又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祕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

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班固傳鄭寬中張禹嘗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何殊地下郎

王隱晉書蘇韶

已死其弟問地下事韶言顏淵卜商今為修文郎

致君丹檻折

新唐書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按前漢朱雲上

書願斬佞臣張禹文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哭友白雲長

自渝州望長安而哭

為白雲長矣說者又曰謂白雲之篇最長於人也

獨步詩名在

適有詩名於唐魏曹子建與揚德祖書曰僕少

好文章迄至于今二十五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何朔又南史王筠字元禮沈約謂筠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

步 祗令故舊傷

宴忠州張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酒遊阮舍

舍舊宅也陳作巷晉書阮咸與

叔父藉為竹林之遊咸與藉居道南諸阮居道北比阮富而南阮貧也夢弼謂此甫以阮咸比張使君以阮藉自比乃知叔姪之相得者矣

不是怕胡灘胡王荆公作胡湖樂助長歌送送陳林饒

旅思寬謂當以杯為是昔曾如意舞如意乃所執之物晉石崇嘗以鐵如意擊碎珊瑚

禹廟忠州作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櫟隨行雲氣噓清壁一作雲氣江

山林刊木通道以治水也輔音春櫟力追切史記河渠書禹槩洪

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踏櫟山行即橋櫟音絕橋一作輦

暨鑿三巴疏鑿或作流落山海經正南有國昔大皞生咸鳩咸鳩

曲三折如巴字故名三巴又三巴記曰閬泉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

字故曰三巴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華陽國志武王

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

及巴皆曰子獻帝時征東中郎將安漢趙建建議分巴為二部趙欲

得巴舊名故曰巴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永寧為永寧郡胸忍至魚腹為固陵郡巴遂分璋復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龐義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今隸夔州路

忠州三峽內前注井邑聚雲根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北極孟取五嶽之雲觸石而出則

石者雲之根也後漢劉寵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

市也春秋井田記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為市井孔奮傳胡市日四合注古者為市日三合周禮大市日側而

市百族為王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時而市販婦為主今人貨繁故日四合孤城早閉門空看過

客淚空一作豈過客甫自稱也老子三十五章樂與餌過客止謝朓詩過客無留軫莫覓主人恩主人指張

使君前篇有宴忠州張使君姪宅詩淹泊仍愁虎伯一作薄深居賴獨園金剛經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觀

唐書書求泰元年四月嚴武薨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如一作知非言嚴公之母尚健

如宿部曲異平生

言部曲有異於存日也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

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

風送蛟龍雨

蛟龍則風之所送者蛟龍兩也

天長驃騎營

肯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晉書齊王攸遷驃騎將軍時驃騎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憲攸恩德不

去可見

到雲安所作

雲安縣楚峽分畛也

贈鄭十八賁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

謂鄭賁有温潤君子之德使我得以展盡底蘊無有遺恨也詩秦風

温温恭人惟德之基靈芝之冠衆芳安得闕親近

謂鄭賁如芝蘭玉樹之分芳人所喜而見慕者

其可闕於親近乎劉子与善人君如入芝蘭之室

遭亂意不歸窟身跡非隱

甫之

衆人皆意其不歸故欲殊不知窟身以避寇豈實為素隱耶晉孫綽嘗部山濤而謂人曰山濤使非吏隱非隱

細人尚

姑息

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

肯哂

哂式忍切笑也安一作焉謂小人唯以姑息小惠相需潤海慢無所不至獨鄭貴以心相知每遇甫以禮以而敬之足見

其高懷而有識者也

卑飛欲何待

言鄭貴官雖卑不辭低飛盡待時而後動也

捷徑應未忍

不忍為仕途捷徑枉尺而直尋耳張衡應問曰捷徑耶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歎高曹大家東征賦遵通衢之大道芳求捷徑

欲誰從靈藏用傳士大夫指嵩山終南為仕途捷徑

示我百篇文詩家

一標準騷離

交屈宋牢落值顏閔

甫言當騷離之際得接遇鄭貴亦足以慰牢落之情也屈原宋玉言其有文章

者也顏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

水陸迷畏途

畏一作長言盜賊充斥天下茲可畏也莊子達生篇矣畏途者

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藥餌駐脩軫

言以丹藥延年也江道賦駐脩軫乎平原

古人日已

遠青史字不泯

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

步趾詠唐虞

堯居陶唐舜居有虞因以為號

追隨飯葵董

葵董謂蔬食也雖居蔬食之貧而乃行歌堯舜之道以自樂也爾雅釋草芹葵注今水中芹菜齧

若董注今董葵也葉似椰子如米少食之滑

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

好讀去声時感好事

縣尹相餽餉也

心雖在朝謁力與願予看抱病排金門衰容豈

為敏

甫心雖欲朝謁奈肺疾予看不合心願見衰老欲排金門尤非本意也左氏傳魯人以為敏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

張景陽詩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

菊藥獨盈枝舊摘人頻

異言舊時摘採菊花之人瀕改易而不聞也

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給

給古洽切說文無紫

衣也陶潛詩心遠地自偏秋興賦御拾衣

山擁更登危

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穢文厄

萬國皆戎

馬老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酣歌淚欲垂

荅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

過古禾切經也畦戶圭切菜圃也

花殘步履遲

履奇逆切履也把

文驚小陸

此南美其弟鄭十八之能文也晉陸機為大陸雲為小陸二陸皆以文章知名

好客見

當時

好讀去聲此又以鄭十七之喜客比之鄭莊也前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

周禮夏官司馬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按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寇奉

天京師大震帝自將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故曰西征

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

作獨不忘舜謳歌忘毋放切謂闕外之亂蜀人聞之心駭而所謳

舜謳歌天險終難立劍險乃天設之險甫言西蕃能犯之終難存

肝亂成都故避之東川然肝雖叛民心未忘唐室雖據劍閣之險終難自立也柴門豈重過重備用切

禾切經也甫思成都之草堂未可再歸也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逗文透切注

之意錦江巫峽水徒相通而不能即返焉

萬里橋西宅西一作南誤也百花潭北莊甫之草堂在浣花萬里橋之西地有百花潭按

集甫有詩曰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北即滄浪是也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

界天白前注錦城曛日黃曛謂黃昏時也餘見前注惜哉形勝地張孟陽劍

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回首一茫茫以西山尚有也成恐蜀受其禍故嘆息形勝之地而憂之也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并序

昔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故魏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甫之八哀意原于此也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

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王思禮高麗人也入居營州少習戎旅隨父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

司空出東夷

東夷謂高麗也

童稚刷勁鬣

謂修整其儀矩也

追隨燕薊

兒

燕薊見指王忠嗣忠嗣為幽州節度思禮隨之歸朝也

穎銳物不隔

銳一作脫謂穎銳如囊中錐其穎必

脫也按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從於楚毛遂願備負而行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遂曰使遂早得脫而中乃穎

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

沙石曰磧言意必欲掃蕩夷狄矣

未甚拔行間

行戶郎切謂行伍之間也

犬戎大充斥

充斥猶言盛大也思禮在行伍之間

未顯奈犬戎無憚恣入寇也左氏傳盜賊充斥

短小精悍姿

前漢郭解為人短小精悍又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雖子貢非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

屹然強寇敵

言屹然如山而為強寇之敵也按唐書加思禮金城

太守安祿山反翰為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衛悉在潼關吐蕃有翼唯倚思禮耳觀玄宗之言則思禮在金城時能敵吐蕃可

知貫穿百萬眾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

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珍詩

馬鞍懸虜頭

甲外控鳴鏑

前漢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注曉箭也古冬狩行縱控飛鳴鏑引臂驚幽後

洗

劍青海水

青海在河西謂戰勝而深入也哥舒翰傳翰築神武軍青海按集有云君不見古來青海頭是也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龜島由是吐蕃不敢近

刻銘天山石

思禮以拔石堡城功在行伍間除右金吾衛將軍昔漢班固為寶憲勒銘燕然山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是也

九曲非外蕃

唐書會要景龍四年贊普請婚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為鄯州都督吐蕃厚賂之因

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尤与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王思禮傳事哥

館翰以功授右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又攻破吐蕃

洪濟大莫門等城攻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

其王轉深壁

謂深其壁壘也飛兔不近駕

飛兔古之神馬也兔善走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快可知矣淮南子夫待腰裏飛走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陳孔璋蒼東阿

所不能迫况驚馬可得齊足哉前漢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陰陽十六家兵法巧十三家兵家者流蓋出於古司馬之職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

聞春秋癖謂其博通春秋也昔晉杜預拜鎮南將軍而有左傳癖**曾襟日沉靜肅肅自**

有適肅肅晉作蕭蕭莊子大宗師篇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自此推而上之至短小精悍資皆美思禮之辭也**潼**

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辟音避辟易退却奔走之貌萬乘謂天子也**偏裨無所**

施元帥見手格元帥謂翰也格闘也初安祿之反思禮從翰守不從遂至於敗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故無**太子入朔方**

謂肅宗朔方**至尊符梁益**至尊謂玄宗**胡馬纏伊洛**胡指北方郡名也

伊洛河**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窮迫**迫一作逼

謂其勢力出於裴冕之所迫也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時肅宗

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從百姓之請北收兵至靈武圖興復而

羣臣裴冕等勸進遂即皇帝位於靈武以從人望也**公時徒步至**公指思**請罪將厚責**

禮也

際會清河公清河公乃房間道傳玉冊去聲天王拜跪

畢謹議果冰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李承光同走詣靈武請

相房瑄從蜀來奉太上皇玉冊冊命翠華卷飛雪翠華天子之

肅宗訖瑄遂諫帝無罪思禮乃赦之熊虎亘阡陌謂其旌旗之多也周禮司常熊

賦建翠華之旗屯兵鳳凰山謂肅宗屯兵於鳳帳殿涇渭關帳殿謂設

官殿肅宗駐蹕金城賊咽喉既赦尋副房瑄詔鎮雄所搃搃乙革切思禮

於涇渭之間也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

功以扼金城之咽喉也揚雄解嘲蔡澤山東之匹夫西揖強秦之相

搃其喉而抗其氣頽師古曰搃急持之咽喉林暴靖無雙靖一作

也馬援傳援擊五溪蠻夷進壺頭搃其咽喉爽氣春浙瀝謂思禮之守武功禁暴禦亂其材无

雙和爽之氣如春風然人皆愛之也巷有從公

歌詩魯頌無小無野多青青麥謂思禮瘞死者也莊子外物篇

大從公于邁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郭子儀收復兩京思

禮先入清宮時太廟

為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乾元二年李光

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大副使兼御史大

駁音義云逸

夫財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

望王士窳在我之爵位則憂其顯本朝之土地則恨其逼此又以美思禮之謙忠也不得見清時

清一作盛嗚呼就窳窳窳窳謂葬也思禮欲居恢復而未遂不幸而死也窳窳事見左傳永繫五

湖舟永一作空范蠡事勾踐既滅吳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此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也悲甚田橫

客高帝平齊召田橫懼自刎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其實客五百餘人聞橫死皆自殺此謂思禮之賓客尤甚於橫譙周誌訓曰千秋汾晉間事與

首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也

雲水白前有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在太原矣太原古之晉地宜乎有旣御之功德在汾晉之間綿歷千載與雲水俱傳

而無昔觀文苑傳豈徒廉蘭績形容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廉蘭名將豈必書其文彩於

文苑傳乎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此譏文勝質者徒取禍亦

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抚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

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

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許其誠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抚馭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

故司徒李光弼

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

略天宝十二年郭子儀薦之堪當闡寄祿山之乱立宗幸蜀肅宗理兵監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令詩止云司徒則據司徒

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晉陽則何東之太原也昔趙鞅取晉陽之甲是也

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

人安若泰山斷右脅朔方氣乃蘇

乃晉依多朔方河北也

首見帝業

賊將史思明等肆偽師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皆烏合市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衆皆愁寂唯光弼毅然

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萬乃斷賊之右臂又破史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是以民安如泰山朔方郡兵氣乃振黎民知帝業之有成也

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

二宮謂肅宗與皇后收復京師哭祠九廟也

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祖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笑祿山无能為以自矜乃縱兵向南賊勢甚熾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檄官吏令避寇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頓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軍西大破逆黨賊走

高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

公指光弼也乾元二年光弼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

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笑祿山无能為以自矜乃縱兵向南賊勢甚熾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檄官吏令避寇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頓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軍西大破逆黨賊走

保讓州此光弼之獻大捷也即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雖然初思明
乘勝西嚮光弼整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將安出陟曰
不如移軍向陽表裏相應此後臂勢也遂悉軍趨何陽光弼橋周
摯等思明未知光弼馳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也

王冊崇勳謂光弼以功進小敵信所怯謂光弼北邙之敗也
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

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怖也擁兵鎮河汴謂光弼受封

千里初安帖安吐火切安也青蠅徒營營詩小雅營營青蠅風雨

秋一葉青蠅善點白為黑點黑為白喻魚朝恩程元振諸害光弼

葉也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按唐書北邙之敗

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嫌之及來瑛為元振誘死光弼愈恐吐
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延延不敢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
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頃大屋去高棟高棟大屋所恃而安

詔不至二年光弼疾篤薨也

倚賴長城掃遺堞國家倚光弼如長城今平生白羽扇謂光

而所用之物存矣裴啓語林諸零落蛟龍匣蛟龍匣乃劍匣也

也西京雜記漢武送死匣上皆金縷為雅望與英姿漢二十八

蛟龍為鳳龜鱗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將論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不用也測滄槐里接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平門乃在郭西而

前漢志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隱居詩話

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

辱矣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南紀楚之分甫自南紀往歸長

而不扶顛求蕭條言光弼有扶顛未濟失利涉言時未至

能也弼亡如欲濟而失舟也疲蕭竟何人蕭乃結切裴老兒甫自灑涕巴東

峽巴東峽指言夔州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嚴武華州華陰人中書侍郎挺之子神氣雋

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右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與

師靖難大收材傑武策赴行在宰相房瑄以武名臣之子才畧可稱首薦累遷給事中八年求泰中逝母哭

日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

鄭乃武之所封瑚璉祀宗廟之器也

華岳金天晶

晶子盈功華西岳也金天

白帝也武西人以其得華岳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

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

本傳武幼

豪爽母不為挺之所容獨厚其妾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錐碎其妾首

嶷然大賢後

鄂

力切大賢謂嚴挺之也

復見秀骨清

注題

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

凡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与元載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

閱書百氏盡

紙一作非

落筆

四座驚歷職匪父任

任門蔭也言武初歷補蔭後自致身累迁殿中侍御史非由於父也

嫉邪

嘗力爭

謂為御史之能事也

漢儀尚整肅

乃假僕以言唐也

胡騎忽縱橫

謂祿山之亂也

飛傳自河隴

傳直

逢人問公卿

按史氏云玄宗入蜀擢武為諫議大

夫則天宝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逆之報也何隴西東蜀中之道肅宗即位靈武而前路梗礙有飛傳自何隴來武必詢問公卿為誰

也 不知萬乘出

作乘輿

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

蕭關城

武在蜀之遠亦不知萬乘所出之的所以雪涕悲鳴其忠義之情如此於是請於玄宗受冊命於劍閣謁肅宗於靈

武遂立肅宗肅關即靈武也按渭州清原縣乃武州舊地肅關城攻其地即今朝那縣在原則西一百八十里龍朔中故於白草軍置肅

閑或云蕭關屬武州大中
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
寂寞雲臺仗言行宮儀衛之章割无復昔日移天仗於雲臺

也庾信哀江南賦非无北
關之兵猶有雲臺之仗
飄飄沙塞旌謂屯兵鳳翔以恢復也江山少

使者謂道阻也笳鼓凝皇情謂肅宗思上皇也壯士血相視別賦刎血相視

忠臣氣不平作未密論正觀體正觀太宗年号也揮發岐陽征

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
後漢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感激動四極爾雅釋地東至于太遠西至于邠國南至

于濮鈇北至于祝
栗謂之四極也
聯翩收二京二京謂長安與東都也按舊唐書至德初武枝策謂肅宗行在

房瑄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
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
西郊牛酒冉再一作至西郊乃長安之郭外也至

德二年十月車駕入長安十二月
上皇至自蜀時
原朝明丹青

謂收京築宗廟也原重也
以先有廟今更立之也
匡汲俄寵辱以武之諫諍如匡衡汲黯也既拜京兆尹矣而

坐房瑄事敗巴州
此則寵之所辱也
衛霍竟哀榮復以武比衛青霍去病之為將也武為東川節度則任諱之中

復榮也
四登會府地武為京兆少尹任京兆尹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擢成都尹還拜京兆尹或曰肅

宗至德丁酉孟夏復長安武行京兆尹事
寶應壬寅再尹京兆上元辛丑廣德癸卯兩節度劔南故曰四登會府地
貨殖傳都會也釋名

都者君之所居人二掌華陽兵武初以蔭補太原參軍肅宗時為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

民之所都會也南東西兩川為一道權成都尹復節度劍南故曰二掌華陽之兵也

禹貢華陽黑水推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或曰匡衡衛霍雖見信任或寵或辱或哀或榮始終之節不若武為京兆之尹又兼御史中丞又迂京兆尹又兼御史大夫凡四登會府之地三掌華陽之兵也

京兆空柳色色或作翠武嘗為京兆尹故用以比張敬為京兆尹走馬於章華臺之柳市也尚書無

履聲武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故用以比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哀帝初納用之每見革履帝笑曰我識鄭尚書

復羣鳥自朝夕此美武嘗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也前漢哀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

晨去暮來号曰朝夕鳥白馬休橫行此美武能靜涼山之亂也後漢李憲伏誅餘黨于臨聚眾屯蒲山揚州

牧歐陽歙不能冠廬江人陳服為從事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号白馬陳從事魏志龐德与關羽交戰射羽中額常乘白馬羽軍中謂之白馬將軍夢弼按南北賊臣傳侯景作諸葛蜀人愛之謂武

亂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童謠之讖是也諸葛蜀人愛之謂武

行劍南蜀人愛之比之諸葛也蜀志諸葛亮傳梁益之民文翁儒

啓沐亮者虽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无以遠譬也化成謂武以德服成都儒化之成比之文翁也前漢文翁傳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孝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

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蜀公來雪山重去雪山輕蜀之

西山冬夏常有積雪武之來鎮其去就為蜀之重輕焉按廣德元年
 年冬吐蕃駝軍汧隴劔南節度高適出師雪嶺角无功陷松維保
 三州二年春正月南暮春發閬武狀南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其夏
 南至錦江秋末武技吐蕃當狗城仲冬武技監井故史氏謂其威畧
 足以靖邊也華陽雪嶺記西山東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按
 集草堂詩云惚含西嶺千秋雪擊日西山白雪四時又西嶺詩曰夷
 界荒山頂荒山積雪邊又曰煙塵侵火井兩雪閉松州是也
 記室得何遜武辟甫為掌書記故自比之何遜也
 與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李之士曰韜鈴延子荆韜鈴兵書也晉
 孫楚字子荆叅石苞驃騎軍事又四郊失壁壘謂邊境无屯也成
 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起為參軍壘也禮記四郊多
 壘卿大夫之厚也
 虛館開逢迎謂開賓閣以禮賢也堂上指圖畫圖畫一作書畫按集
 公有嚴鄭公廳事池江留詩池水流中座岷軍中吹玉笙言武
 山對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掉殿梁是也
 鎮靜无事推以宴逸言盡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此照
 與報共樂无盜賊之憂也
 都虽有醉酒常以國難為憂不敢盛為宴飲也
 出非專為閑遊終以意待大戎滅人藏紅粟盈大戎指吐
 問民疾苦為事也
 節度劔南嘗破吐蕃十萬于當狗城然其意欲待尽戎而以茲
 人免誅求使粟至於紅腐也漢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報主願庶或裨世程

或一作獲程謂功程也

炯炯一心在

炯炯明貌沉

沉二豎嬰

左氏成公十年傳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

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顏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

原武之意在於報主不幸年四十而疾化故甫比之顏回賈誼謂年

少而飛旒出江漢

潘岳賦飛旒翩翩以啓路

孤舟轉荆衡

武卒于蜀以喪柩歸于楚

也 虞為馬融笛

昔馬融好吹笛迨死有客弔之誦靈橫笛

悵望龍驤坐

晉征吳童謠曰

阿童復阿童衡刀飛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阿童王濬小字也武帝因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太康六年濬卒葬相山大營營坐

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

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武鎮蜀嘗辟甫為參

謀故也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璿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

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諡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璿璿歷太僕卿天寶初加特進

唐植管錄杜工部詩骨氣高峭如爽鸞摩天駿馬逆地如八哀李司徒詩曰司徒天寶末全收晉陽甲獲寇攻

吾城愁寂意不愜王司空詩曰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
翮追隨燕薊兒穎脫物不隔嚴鄭公曰鄭公瑚璉器華
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時已聞老成人謂工部擬魏太
子鄴中八篇可抗衡齊軌工部奮然曰公知其一旦吾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
太宗色映塞外春鄴敢有此否耶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
所知數植之才謂之天人又陳矯

見曹仁歎曰將軍真天人也東觀漢記光武過鄧禹營勞勉吏士
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唐書唯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虬

鬚似太宗西陽雜俎太宗虬
鬚嘗戲張弓挂之色映塞外春塞外一作塞夜
謂容貌和雅也往

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宗立

以璉之父讓位于已故眷遇之恩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

異於諸王出入宮禁不以時也史記三王世家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漢中山靖王傳諸侯王
身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為盤石宗齊南王康

傳何敞上疏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淮從容退朝後退或
南說山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或在風雷晨雷或作雪謂天子威勇將田獵也南臯羯鼓錄明
皇以璉聰晤敏慧妙達音樂每隨遊幸頃刻不捨

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司馬相如諫獵書今陛下好陵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

存之地犯屬車之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駢踈臻切馬駢多貌詩駢駢征

夫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謂從天子獵苑中命來射鴈也箭出飛輕

內上又回翠麟又或作入翠麟馬名也謂天子獵罷南回駢也翻然紫塞翻謂鴈也

下拂明月輪謂鴈翻落而拂弓也或謂胡德賦車駕明

胡人雖獲多揚雄長楊賦上將大誇胡人以禽獸令天

笑不為新謂射中鴈而天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謂天子賞

袖中諫獵書扣馬言雖隨天子而獵久乃陳言雖隨天子而獵久乃

竟無銜檠虞檠巨月切聖聰矧多仁聰一作慈官

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天子納其諫而罷漁獵故有司匪

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皆進諫之效也晚年務置醴門引申

白賓此謂雖好延賓客門下多賢士也雖嘗與賀知章褚廷誨梁

陵等善為詩酒之交前漢楚元王交傳好書多材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顏師古曰醴甘酒也按集壯遊詩有曰許與必詞伯賞遊賢士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蓋天寶間英豪貴人皆虛左待南如此所以推轂奏賦明光殿也

道大容無能求懷侍芳茵無能

好學尚自列義形孔融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必露巾謂義形於色也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川廣不可泝泝蘇故切逆流而上也甫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與王隔絕欲泝流而上見王則川廣不可泝也

墓久孤兔隣傷王之不復見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處冢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孤兔窟其中燕

宛彼漢中郡郡魯作王璉弟漢中王瑀早有才望偉儀冠復掃

文雅見天倫何以慰我悲泛舟俱遠津謂瑀為人

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謂温温風味甫少年已於荆楚也

舊遊易磨滅遊一作易衰謝增酸辛謂温温風味甫少年已於荆楚也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唐文苑傳 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選六十卷行於時邕少知名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見秘書嶠曰秘閣万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映了辨如響嶠驚歎曰子且名家長安初李嶠張廷珪並薦邕辭高行直堪為諫諍官帝封泰山還見帝休州詔獻詞賦帝悅拜刺史上計京師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以進公蚤有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環異至許陌聚觀後生內謁門巷填溢邕為陳楚淄滑州刺史又為汲郡北海太守

長嘯宇宙間

長嘯謂數嘯之長尸子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高才日陵替

也如山陵之漸替謂才高者不容於世也

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

存詞林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謂名士與筆力相副也

風流散金石

言碑頌銘誌之文散刻于金石也

追琢山嶽銳

追都回切治玉也言其為

文得山嶽英銳之氣也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

版照四裔名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

四裔謂四方之遠也

黜貶于外遠方之人多造其門而求之魏以金帛然為文得春秋凡例之休為多矣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

蕭蕭白

楊路

崔豹古今注白楊葉圓廣志白楊一名高飛洞徹寶珠惠

言墳墓之路植以白楊蔽而幽皆得邑龍宮塔廟湧

劫浮雲衞

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言龍宮之塔廟得邑之文一旦

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梵言塔也華言朝也釋氏要覽梵言塔安唐

言高顯今俗稱為塔梵言蘇倫婆唐言寶塔梵言塔波唐言墳梵

言浮圖唐言聚相西域記建塔者謂之立表皆有等級若初果一級

二果二級三果三級四果四級表超三界也故佛塔十二級表超十

二因緣也度人經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乘玄都妙法蓮

華經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後未為一塵一塵為一劫王簡樞頭

陀寺碑功瘳塵劫廣異記丁約謂韋子威曰即君終當棄俗尚隔兩

塵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夢謂此

言無窮不朽之功也或以塔之級為劫謬矣按集有玉臺觀宗儒

詩曰浩劫因王造又嶽麓二寺行曰塔劫宮墻壯麗敵是也

俎豆事

謂邕或為李校廟宇之記或叙禮儀也故吏去思計替能德政之碑也

眇眇已皆虛

眇眇殄功眇力代切謂凡來請謁求其為文者邕皆虛已以致敬也

向來映當時

豈特勸後世謂邕文之光耀已自非止勸獎後人也

豐屋珊瑚鈎

豐屋大屋也珊瑚鈎乃屋中之簾鈎也

麒麟織成罽

麒麟織成罽

屬居例切壇也謂紫駟隨劍几既賂邑以紫駟之馬又繼以宝剑懸几也義取無

虛歲此言富貴之家皆以宝剑餽邑求其為文邑受之皆合於義也按新唐書自古作文獲財未有如邑之盛人奉金帛請其

分宅脫駢間吳志周瑜與孫策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史記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感激懷未濟邑雖以文受人之財而氣義頗喜惠

衆歸賜給美擺落多藏穢晉

獨步四十年邑知名長安死

風聽九臯唳賦帝悅是也毛詩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鳴呼江夏姿能文京師魏曰天下无双江夏黃童竟掩宣

尼袂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昔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面折二張勢

二晉作三邑初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

則天初不應當進言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早霽邑面折二張排蕩上心為之霽

早忠貞負冤恨冤晉作怨以邑忠宮闕深旒綴放逐早

天初又取崖州召還為姚崇所嫉取汴州召為陳州明皇照翩低垂困炎厲此言天子深居九重不知首祭放逐南州无

見於汴賦詞賦稱百類自矜自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所

惡發陳州因事抵死會赦免取欽州後於嶺南日邪鵬鳥入邑以

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漕淄三州刺史比賈誼之忌鵬也誼賦竟斷倉梧帝以邑悼舜帝之南州也蒼

曰庚子曰邪鵬入余舍與天地頗猶葬於蒼梧之野蓋尸解也榮枯走不暇榮一作

策枯磨銳承命幾分漢庭竹幾讀上声謂邑暴為刺史也漢制以竹使符分給

書第一至第五與郡守為符各星駕無安稅詩星言風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

分其半左留京師右以與之也夙擁文侯篲篲祥威功謂邑在

侯也昔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篲帝也謂邑在洛陽獄以邑之死於獄比蔡邕也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

嘗遺勸馬一匹故吉温惡邕持正令勸引邕嘗事近小臣斃臣小

以國之休咎相語陰行賂遺竟杖死北海郡杜詩卷九四

拍吉温斃或作蔽非以篇末復押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嘖

蔽字左氏傳國語與小臣小臣斃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按集甫有嘗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有詩唱和是也北

也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朝陰謂日影也論文到崔蘇

崔信明蘇源明皆以文章擅名也拍盡流水逝謂感舊也近伏盈川雄盈川謂楊炯也

唐文苑傳炯嘗為盈川令張說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未甘特進麗

特進謂李嶠也張說又曰李嶠文如良金美玉是非張相國相國謂張燕公說也相扼一危

脆謂說以相國勢力所能勝邕特邕身危脆易於一扼耳按邕素輕說說與相惡會稽人告邕賊負枉法下獄貶溧陽太守爭名

古豈然魏文帝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鍵捷效不閉鍵巨典切鑰也捷疾業切急也或作捷

其獻切門限也文苑英華鍵捷作開鍵效許勿切疾貌邕與說皆以文顯互相爭名邕竟為說抵隙故謂邕為開鍵則捷急而忽然不閉

所以召禍也老子二十七例及吾家詩甫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則豈善閉无開捷而不可開

也例或又作倒謂曠懷掃氛翳謂剔去其家味也或謂氛翳言見吾詩而絕倒也

屏翳慷慨嗣真作甫有和李大夫詩咨嗟玉山桂喻邕作詩之美也晉郗詵對武

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鐘律嚴高懸喻豈詩之有法度也鯨鯢噴

迢遰喻豈詩之雄健也坡陀青州血坡陀高聚貌或曰不平也蕪沒

汶陽瘞瘞於蜀切埋也汶陽魯地謂墓葬於魯也哀贈竟蕭條贈或作挽恩波延揭

厲謂代宗時國恩例得贈祕書監不問淺深也左氏唐公二十三年傳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爾雅釋水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

以衣涉水為厲絲膝以下為揭絲膝以上為涉子孫存如綫傷豈子孫微而欲絕也舊

客舟凝滯舊客者甫自數其飄泊荆楚未能乘扁舟以往也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君臣尚論

兵將帥接燕薊六公者元自注云柏彥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已洎狄相也六公篇詩

載豈本傳六公篇詩載豈本傳憂來豁蒙蔽甫歎時之多難用兵於燕薊之地當復如豈者慷慨有所陳說故甫詠豈所作

六詩以解憂六詩以解憂國之情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充工文辭有名天寶間

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

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為官肅

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詔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寓徐充注題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

典謂三墳五典也時下萊蕪郭泰山郡也忍飢浮雲巘巘語負米晚

為身每食臉必泣昔子路負米百里之外以事親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泣也夜

字照藝薪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孝然薪寫書又文士傳侯瑾字子瑜家貧備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賓

客垢衣生碧鮮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願一作顯謂

志報父母劬勞也學蔚醇儒姿昔董仲舒為漢醇儒故以此源明也文包舊史善源

歸京闕登進士第更試集賢院人落一作源射策君東堂魯作射君東堂策顏師古

漢書音義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

科列而置之不許章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也又

唐撫言射策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宗匠集精選

制可題未乾一作制題墨未乾蔡邕獨斷漢制天子之書有四

書某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下之有制詔天子

答曰可以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曰之字則答曰已

奏如書亦曰詔書四曰戒敕自魏晉以後皆因循以冊書詔敕總名曰詔唐因循不改也

已大文章日自負吏掾亦累踐吏緣言以經術緣飾吏事源乙科已大闡一作

德出為東平太守又為國子司業也吏緣一作吏祿晉作祿吏晨趨閭闔內閭闔謂天子之門也足踏

宿昔跡研古典切也言其由負賤中來足拍約中斷傷也一麾

出守還謂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預延年贈阮始平詩舉

後武帝不用其後一麾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爾

遂誤以守郡為建麾也黃屋朔風卷卷與捲同黃屋天子之車蓋也謂

暇陪八駿昔周穆王嘗乘八駿之馬以出遊幸王子年拾遺記東

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

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留光一形寸景七名騰霧乘

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餘見前注虜庭悲所遣謂源明時不及區從為賊所

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

杜詩卷九四

十一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南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僞署官者皆伏誅故下句比之范曄李斯也范

曄顧其兒沈約宋書范曄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靄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贖曄曄問曰

汝瞑我耶靄曰今日何緣李斯傳斯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李斯憶黃犬色一作意謂為署比皆

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秘書書茂松色再宦祠壇墀

再宦祠壇墀再宦一作屨侍前後百

卷文枕籍皆禁鬱禁鬱喻源明文之美也晉元帝始鎮建業每

張本末淺未一作未謂源明之文波瀾浩濔如青燄芙蓉劍刺

謂其能斷决也吳越王允常取純鉤劍示薛燭犀兕豈獨刺之

賢臣頌巧冶鑄干將之樸水斷蛟龍陸刺犀兕反為後輩輩

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昔漢武帝嘗大與祠事絕萬手

蹇蹇九輦切取也謂常時佐為涔祠拍塗蹇取房芝者李二手也宗時宰相王與以祈禱進勸上具祠禱事禁中稍崇岳祀源明數

進時政得失 垂之俟來者正始貞勸勉源明所書將以垂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

不惡懸黃金惡一作要謂其言安媚則黃金可惡而肅宗從其言而賞之所以美之也胡為投乳

贖乳一作亂贖音賦又音鈔乳虎也謂其言切直犯上之惡不啻若投飢贖言以方士而餒虎且所以危之也詩投異象虎不雅

載贖贖有力郭璞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猛惡多載子載贖銘曰爰有獲獸獸形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

賦曰 結交三十載任彦昇哭范雲僕射詩結交情吾與誰遊衍榮

陽復冥冥冥或作溟榮陽指鄭夏也罪罟以橫胃黃戶孟功胃音賦謂夏亦體賤也嗚

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則一作即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

喘謂大盜之餘國用困乏士大夫尚延殘喘也時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源明以方旱飢陳十不可以諫遂罷東幸戰

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高里錢自

傷抱疾雲安不得汴沔以歸而弔酬源明也崔豹古今注蘇露高里並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如蓬上

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竟竟歸于高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蓬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高里誰家地收

斂精龜无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久踟躕至孝武時分二章為二曲蘇露送王公貴人萬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

杜詩卷廿四 十三

呼為
挽歌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虔鄭州滎陽人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稟者告虔私傳譏國史虔倉皇焚之坐謫十年初坐謫還

京師上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

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

上增國李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

君始不亦美乎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

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鷄鵠至魯門不識鐘鼓饗

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肚視憂悲不敢食二肉不敢飲一盃國語

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翠望赤霄

孔翠謂孔雀翡翠也文選鸞鷟賦彼鷟鷟鳴孔翠翡翠

足自備然皆負縉纓繳羽

愁思雕籠養

思或作入虔者酒放

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訴宰相何異饗鷟鷟

滎陽冠象儒

早聞名公賞

甫自注曰往若公在疾蘇許公類位尊望重素未

卷之四

十四

故云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爽天然生知姿後漢栢榮傳陛下躬天然

之學立游夏上謂慶之季過乎子游子夏也昔辭神農或闕

漏或一作極度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黃石愧師長張良

石公為師今詩言愧者愧其不敢為慶之師也前漢張良傳良遊下

邛有父老出書一編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曰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藥纂西極名極一作城謂兵

流拍諸掌謂其善論兵也論語其貫穿無遺恨會最何技

壤蒼烏外切藪粗外切小貌甫自注曰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

物產兵成衆寡无不詳又若會最等諸書又撰胡本草七卷故云

夢弼按封演見聞記慶著書名曰會粹取爾雅叙會粹舊說也壤以

兩切字或作痒技壤或又作技穰文選射雉賦徒心煩而技穰李善

注曰有技藝欲逞也本又作技穰謂慶於藥石兵書占考圖畫无不

淹貫其視神農黃石之書何異技穰乎技言不得其根穰言攻乎其

外也圭臬星經奧臬魚列切字與藥同謂其善地理天文也圭

者土圭所以測日影也臬者表臬所以度廣

狹也周礼冬官考工記匠人建国水地以縣置臬以縣臬以景為規

識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畫參夜考以正朝夕鄭玄注於四角立植

杜詩卷廿四

細而不協於規景作无
微而或違於水泉是也
蟲篆丹青廣謂其善書畫也度本傳度善圖山水嘗苦无紙於是

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遍嘗
自寫其詩并畫以獻玄宗大書其尾曰鄭度三絕
謂度之字過乎楊雄之博極无所不通也前漢

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李傳覽无所不見
方朔諧太枉諧

作謂謂度之言異乎東方之拔諧太涉乎邪也前漢東方朔傳朔字
曼倩上書指意放蕩辭數萬言又刘向列仙傳朔上書拜為郎棄而

避亂置廣官舍風飄而去後見會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稽賣藥五湖知名疑其歲星精也
美度之善書得兩鍾之舛也兩鍾謂鍾繇鍾會也繇字元常魏人善
隸書并行草袁昂云鍾書有十二意鍾會字士季繇之子也亦善書

羊頰云會書筋骨緊密頗有父風書苑曰度善草
文傳天下口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圖畫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
謂度所畫
宣鶴誤一響音宣一作寡一作宮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三絕自御題

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並見前注彈琴視天壤形骸實

土木謂皆枯槁也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言不寓意於官職也寄魯氏刊

突兀倚書幌世說刘真長自庾數雖言不倚倚倚道突兀差可以擬道晚就芸閣香

謂遷者依佐郎也魚豢云芸香
辟紙魚蟲故藏書臺稱芸臺
胡塵昏坱莽坱莽廣兒反覆歸聖

朝點染無滌盪胡塵謂祿山反也度由廣文博士遷著作佐郎
偽授水部郎中因緡風緩求市令潛以密章達

靈武故詩言无一點
所染不煩澆蕩也
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梁祿山之亂平

州司戶
參軍
履穿四明雪言度之官艱苦冒雪而行也四明浙江山
名上有方石四面自然開總曰以得各史

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以待詔公車其履行雪中
無下足跡踐此孫綽天台賦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言度之官飢困拾橡而食也猶以周切柔木也浙江地名謝靈運山
居賦越檣溪之紫紆天台賦濟檣溪而直上後漢李恂傳拾橡食以

資
空聞紫芝歌謂度不能避祿山之亂而陷賊愧聞乎昔四皓
莫高山深谷遠灑晴
睡紫芝可以療飢
不見杏壇丈謂度貶為台州掾不見乎廣文

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絃鼓琴奏曲魚父下血來聽
天長眺東南台州東南

也
秋色餘颺謂荒僻也天台賦始經颺
別離慘至今斑

白徒懷曩曩昔
春深泰山秀秦一
葉隊清渭朗劇談王

侯門野稅林下鞅鞅於兩切馬頸柔革也鮑照詩无山稅
歸鞅謝眺詩行矣催路長无由稅飯鞅

操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謂此五聯

意昔時與屢聚會于關中春和秋涼之日或劇談或稅鞅操紙賦詩把酒酣飲交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踈遠間闊故傷之又憶度之平昔濫有推

獎於我也百年見存沒謂百年交情見於存沒之際也牢落吾安放謂度之卒也檀弓篇

孔子將死子貢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蕭條阮咸在晉阮咸傳咸字仲容任達不拘雖處世不

交人事惟共親知出處同世網陸機赴洛詩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他日放江

絃歌酬宴而已樓台悽迷飄蕩甫自注云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

咸共為竹林之遊今甫詩以阮咸比鄭審故有阮咸江樓之句也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于始因今為曲江人九齡幼聰明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大嗟賞

之曰此子必能致遠九齡登進士第應拔萃登乙科拜校書郎明皇在東宮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

對策高第遷左拾遺九齡為相以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甫惡之引牛僧孺以傾之遂罷明皇雜錄云九齡

自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日華門將就班二人鞠躬甲遜李林甫據其中揚揚自得觀者目為一鶚挾兩

鬼俄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獨為左右丞相耶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以妾陳休咎九齡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自荆州請歸拜墓因遇疾卒上皇在蜀思九齡先竟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徒乃遣使就韶州致祭九齡有集二十卷傳于世

相國生南紀

南國分野名也唐天文志東循海微達甌閩中是為南紀所以限蠻夷也相國張九齡曲江人曲江隸韶

州正嶺微甌越之地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大抵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

言已為金而不復留在礦以警張九齡成器早出而應用不復退縮故云不留礦也圓竟經譬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

銷成就一成真金射無復重為礦惠能叙金剛經葉季者同見礦中金性以智慧火鎔鍊礦去金存又云得遇金師盤盤山破取鑪烹鍊

遂成仙鶴下人間 九齡家傳九齡初生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

思復與雲路求 謂其矯然有江海高遠之志趣而寂寞想土

階 韓非子堯未遑等箕穎 想土階謂有致君堯舜之心故未遑

致天下而讓許由由為人據義傷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

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

拉詩卷北四

書叙傳王鳳薦班伯官勸李時上方鄉李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
書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顏師古音義金華殿

在未**碣石歲崢嶸**碣石一作碣力**天地日蛙鼃**地一作他**退食吟大庭**大庭

氏上古至洽之國也詩何心記**榛梗**碣石山在東祿山所據之方崢嶸高大貌祿山有叛志嘗自高

大視天地間如蛙鼃然全无忌憚九齡料其有反意屢請于帝故退食
之閒嘗負致洽之心欲誇大庭氏不以嫌清為念故曰何心記榛梗也

骨驚畏曩哲謂畏其不逮乎前賢傷其名**髮真變負人境**謂憂其髮變而

為白愧乎老而无補也**雖蒙換蟬冠**董巴輿服志貂蟬侍中冠金**右**

地惡多幸總女六切慙也下園曰謂罷相拜中書侍郎也趙子

有李林甫之嫉牛仙客之憾則得此為幸矣或謂右地拍李林甫為

右相而必有媿色林甫以罷幸一曰想九齡為相心常負愧故引牛

仙客共傾陷之九**敢忘一踈歸**漢踈廣傳廣為太子太傅謂兄子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痛迫**

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耽井**以九齡乞歸養不許以母死解毀不勝哀蘇耽井在郴州

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水篋言邊橘**紫綬映暮年**紫綬太守繫印之

侯將軍紫綬二采紫
白淳紫圭長丈七尺
荆州謝所領
九齡晚年坐薦周子
更公興

不淺
以九齡之坦懷如庾亮也
晉庾亮傳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
與浩等談詠竟夕其坦率如此
黃霸鎮每靜
以九齡之善政如

住老子於此囚復不淺便據胡床
傳黃霸字次公獨用寬和為治擢為
楊州刺史穎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
賓客引調同
謝靈運詩異諷

詠在務屏
謂九齡每引賓客同趣調者
詩罷地有餘
一作詩地

篇終語清省
省審井一
陽發陰管
謂如黃鍾之律也言

含公鼎
謂如大羹之和也言其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才晉作寸徐陵書未造文
章之境空慙讀書之力
散帙起翠螭
九齡有集二十卷荆人

螭文也廣雅
龍无角曰螭
倚薄巫廬並
巫廬二山名謂其才氣能與此二山

詩批疾相倚薄韓康伯
注周易傳謂相附也
綺麗玄暉擁
謂其文之綺麗如謝眺

任昉騁
謂其長於箴諫如任昉
自成一家則
成一作我則一作

家之法也裴駟序史記
勸成一家總其大較
未缺隻字警
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

杜詩卷九四
十七

杜預序左氏傳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雀影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雀鳥南方之

宿謂九齡之名與朱鳥之宿影齊高也影形也風俗通四方皆有七

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西方成鳥形北

方成龜形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者也歸老守故林謂自荆州請歸展墓也戀闕

悄延頸悄一作嘗謂其不忘君猶翼擢用也波濤良史筆謂唐史氏直筆書其

有如波濤之翻可蕪絕大庾嶺惜其設于大庾嶺之南也大庾嶺

江本集開元四載冬開鑿大庾嶺路九齡作序蘇銑作銘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

廷授亂札數頗踈難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後漢徐孺子

也陳蕃甚重之按曲江本集九齡常為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无

根醴泉无源當時傳誦今甫再讀其碑故思整棹以弔之則以慕孺

子之高風而不志江湖之念也

...

